

五代史补

提要

《五代史补》五卷，宋陶岳撰。岳字介立，浔阳人。宋初薛居正等《五代史》成，岳嫌其尚多阙略，因取诸国窃据，累朝创业事迹，编次成书，以补所未及。《自序》云：时皇宋祀汾阴之后，岁在壬子。盖真宗之祥符五年也。晁公武《读书志》载此书，作《五代补录》。然考岳《自序》，实称《五代史补》，则公武所记为误。公武又云共一百七事。今是书所载梁二十一事、后唐二十事、晋二十事、汉二十事、周二十三事，共一百四事，较公武所记少三事。考王明清《挥麈录》，载母邱俭贫贱时，借《文选》于交游，间有难色。发愤异日若贵，当版镂之，遗学者。后仕蜀为宰相，遂践其言刊之。印行书籍，创见于此。事载陶岳《五代史补》云云。今本无此条，殆传写有遗漏矣。此书虽颇近小说，然叙事首尾详具，率得其实。故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、司马光《通鉴》多采用之。其间如“庄宗猎中牟为县令所谏”一条云：忘其姓名。据《通鉴》则县令乃何泽。又“杨行密诈盲”一条云：首尾仅三年。考行密诈盲至杀朱三郎，实不及三年之久。又“王氏据福建”一条云，王审知卒，弟延钧嗣。据《薛史》、《通鉴》，延钧乃审知之子。又“梁震裨赞”一条云，庄宗令高季兴归，行已浹旬。庄宗易虑，遽以诏命襄州节度刘训伺便囚之。季兴行至襄州，心动，遂弃辎车南走。至凤林关，已昏黑，于是斩关而去。是夜三更，向之急递果至。《通鉴考异》辨庄宗当时并无诏命遣急递之事，岳所据乃传闻之误。凡此之类，虽亦不免疏失，然当《薛史》既出之后，能网罗散失，裨益阙遗，于史学要不为无助也。

序

五代之相承也，其辟土则不广，享祚则非永，干戈尚被于原野，声教未浹于华夏，虽唐室名儒或有存者，然俎豆军旅，势不两立，故其史书漏落尤甚。近年以来，议者以国家诞膺宝命，廓清区宇，万邦辐辏以入贡，九流风动而观政，五代之书，必然改作。岳自惟浅陋，久居冗散，一札诏下，恐非秉笔之数。因思自幼及长，侍长者之座，接通人之谈，至于诸国窃据，累朝创业，其间事迹，颇曾寻究，因书其所闻，得百余条，均其年代为之次序，勒成五卷，命曰《五代史补》。虽同小说，颇资大猷，聊以备于阙遗，故不拘于类例，幸将来秉笔者，览之而已。时皇宋祀汾阴之后，岁在壬子陶岳介立序。

梁二十一条

太祖应讖

太祖朱全忠，黄巢之先锋。巢入长安，以刺史王铎围同州，太祖遂降，铎

承制拜同州刺史。黄巢灭，淮、蔡间秦宗权复盛，朝廷以淮、蔡与汴州相接，太祖汴人，必究其能否，遂移授宣武军节度使以讨宗权，未几灭之。自是威福由己，朝廷不能制，遂有天下。先是，民间传讖曰“五公符”，又谓之“李淳风转天歌”，其字有“八牛之年”，识者以“八牛”乃“朱”字，则太祖革命之应焉。

太祖文健儿面

太祖之用兵也，法令严峻，每战，逐队主帅或有没而不返者，其余皆斩之，谓之“拔队斩”，自是战无不胜。然健儿且多窜匿州郡，疲于追捕，因下令文面，健儿文面，自此始也。

敬翔裨赞

敬翔应“三传”，数举不第，发愤投太祖，愿备行陈。太祖问曰：“足下通《春秋》久矣，今吾主盟，其为战欲效春秋时，可乎？”翔曰：“不可。夫礼乐犹不相沿袭，况兵者诡道，宜其变化无穷。若复如春秋时，则所谓务虚名而丧其实效，大王之事去矣。”太祖大悦，以为知兵，遽延之幕府，委以军事，竟至作相。

王彦章入军

王彦章之应募也，同时有数百人，而彦章营求为长。众皆怒曰：“彦章何人，一旦自草野中出，便欲居我辈之上，是不自量之甚也！”彦章闻之，乃对主将指数百人曰：“我天与壮气，自度汝等不及，故求作长耳。汝等咄咄，得非胜负将分之际耶！且大凡健儿开口便言死，死则未暇，且共汝辈赤脚入棘针地走三五遭，汝等能乎？”众初以为戏，既而彦章果然。众皆失色，无敢效之者。太祖闻之，以为神人，遽擢用之。

杨凝式佯狂

杨凝式父涉，为唐宰相。太祖之篡唐祚也，涉当送传国玺。时凝式方冠，谏曰：“大人为宰相，而国家至此，不可谓之无过，乃更手持天子印绶以付他人，保富贵，其如千载之后云云何？其宜辞免之。”时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己，往往阴使人来探访羣议，搢绅之士，及祸甚众。涉常不自保，忽闻凝式言，大骇曰：“汝灭吾族。”于是神色沮丧者数日。凝式恐事泄，即日遂佯狂，时人谓之“杨风子”也。

杨行密钱塘侵掠

杨行密尝命宣州刺史田頔领兵围钱塘，钱鏐危急，遣其子元璩修好于行密。元璩风神俊迈，行密见之甚喜，因以其女妻之，遽命頔罢兵。初，頔之围城也，尝遣使候钱鏐起居，鏐厚待之。将行，复与之小饮。时罗隐、皮日休在坐，意以頔之师无能为也，且欲讥之。于是日休为令，取一字，四面被围而不失

其本音，因曰：“‘其’字上加‘草’为萁菜，下加‘石’为碁子，左加‘玉’为琪玉，右加‘月’为期会。”罗隐取“于”字，上加“雨”为舞雩，下加“皿”为盘盂，左加“玉”为玕玉，右加“邑”为邗地。使者取“亡”字，讥钱镠必亡。然“亡”上加“草”为芒，下加“心”为忘，右加“邑”为邗，左加“心”为忙，其令必不通，合坐皆嘻笑之，使大惭而去。未几，颉果班师。

先是，行密与镠势力相敌，其为愤怒，虽水火之不若也。行密尝命以大索为钱贯，号曰“穿钱眼”。镠闻之，每岁命以大斧科柳，谓之“斫杨头”。至是，以元璟通昏，二境渐睦，穿眼、斫头之论始止。

杨行密诈盲

杨行密据淮南，以妻弟朱氏众谓之朱三郎者，行密署为泗州防御使。泗州素屯军，朱氏骁勇，到任恃众自负，行密虽悔，度力未能制，但姑息之，时议以谓行密事势去矣。居无何，行密得目疾，虽愈，且诈称失明，其出入皆以人扶策，不尔则触墙抵柱，至于流血，姬妾仆隶以为实然，往往无礼，首尾仅三年。朱氏闻之，信而少懈弛，行密度其计必中，谓妻曰：“吾不幸，临老两目如此，男女卑幼，苟不讳，则国家为他人所有。今昼夜思忖，不如召泗州三舅来，使管勾军府事，则吾虽死无恨。”妻以为然，遽发使，述其意而召之，朱氏大喜，倍道而行。及入谒，行密恐其觉，坐于中堂，以家人礼见。朱氏颇有德色，方设拜，行密奋袖中铁槌以击之，正中其首，然犹宛转号叫，久而方毙。行密内外不测，实时升厅，召将吏等谓之曰：“吾所以两目失明者，盖为朱三。此贼今已击杀，两目无事矣，诸公知之否！”于是军府大骇，其仆妾尝所无礼者，皆自杀。

初，行密之在民间也，尝为合肥县手力，有过，县令将鞭之，行密惧且拜。会有客自外入见，行密每拜，则厅之前檐皆叩地，而令不之觉。客知其非常，乃遽升厅揖令于他处，告以所见，令惊，遂恕之，且劝事郡以自奋。行密度本郡不足依，乃投高骈。骈死，秦彦、孙儒等作乱，行密连诛之，遂有淮南之地。

朱瑾得战马

瑾之奔淮南也，时行密方图霸，其为礼待，加于诸将数等。瑾感行密见知，欲立奇功为报，但恨无入阵马，忽忽不乐。一日昼寝，梦老叟，眉发皓然，谓瑾曰：“君常恨无入阵马，今马生矣。”及厩隶报，适退槽马生一驹，见卧未能起。瑾惊曰：“何应之速也！”行往视之，见骨目皆非常马，大喜曰：“事办矣！”其后破杜洪，取锺传，未尝不得力焉。

初，瑾之来也，徐温睹其英烈，深忌之，故瑾不敢预政。及行密死，子渥嗣位，温与张颢争权，袭杀颢，自是事无大小，皆决于温。既而温复为自安之

计，乃以子知训自代，然后引兵出居金陵，实欲控制中外。知训尤恣横，瑾居常嫉之。一旦，知训欲得瑾所乘马，瑾怒，遂击杀知训，提其首，请隆演起兵诛温。隆演素怯懦，见之掩面而走。瑾曰：“老婢儿不足为计。”亦自杀，中外大骇且惧。温至，遽以瑾尸暴之市中。时盛暑，肌肉累日不坏，至青蝇无敢辄泊。人有病者，或于暴尸处取土，煎而服之，无不愈。

钱镠弭谤

钱镠封吴越国王后，大兴府署，版筑斤斧之声，昼夜不绝。士卒怨嗟，或有中夜潜用白土大书于门曰：“没了期，侵早起，抵暮归。”镠一见欣然，遽命书吏亦以白土书数字于其侧曰：“没了期，春衣纔罢又冬衣。”时人以为神辅，自是怨嗟顿息矣。

王建犯徒

王建在许下时，尤不逞，尝坐事遭徒，但无杖痕尔。及据蜀，得冯涓为从事，涓好诋讦，（一作评。）建恐为所讥，因问曰：“窃闻外议，以吾曾遭徒刑，有之乎？”涓对曰：“有之。”建恃无杖痕，且对众，因袒背以示涓曰：“请足下试看，有遭杖责而肌肉如是耶？”涓知其诈，乃抚背而叹曰：“大奇，当时何处得此好膏药来！”宾佐皆失色，而涓晏然。

王建礼待翰林学士

王建之僭号也，惟翰林学士最承恩顾，侍臣或谏其礼过，建曰：“盖汝辈未之见也。且吾在神策军时，主内门鱼钥，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，虽交友不若也。今我恩顾，比当时才有百分之一尔，何谓之过当耶！”论者多之。

锺传重士

锺传虽起于商贩，尤好学重士，时江西士流有名第者，多因传荐，四远腾然，谓之曰英明。诸葛浩素有词学，尝为泗州管驿巡官，仰传之风，因择其所行事赫赫可称者十条，列于启事以投之。十启凡五千字，皆文理典贍，传览之惊叹，谓宾佐曰：“此启事每一字可以千钱酬之。”遂以五千贯赠，仍辟在幕下，其激劝如此。

罗隐东归

罗隐在科场，恃才傲物，尤为公卿所恶，故六举不第。时长安有罗尊师者，深于相术，隐以貌陋，恐为相术所弃，每于尊师接谈，常自大以沮之。及其累遭黜落，不得已，始往问焉。尊师笑曰：“贫道知之久矣，但以吾子决在一第，未可与语。今日之事，贫道敢有所隐乎！且吾子之于一第也，贫道观之，虽首冠羣英，亦不过簿尉尔。若能罢举，东归霸国以求用，则必富且贵矣。两途吾子宜自择之。”罗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。邻居有卖饭媪见隐，惊曰：“何辞色之沮丧如此，莫有不决之事否？”隐谓知之，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

。媪叹曰：“秀才何自迷甚焉！且天下皆知罗隐，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？不如急取富贵，则老婆之愿也。”隐闻之释然，遂归钱塘。时钱镠方得两浙，置之幕府，使典军中书檄，其后官给事中。

初，隐罢上中书之日，费窘，因抵魏谒邺王罗绍威，将入其境，先贻书叙其家世，邺王为侄。幕府僚吏见其书，皆怒曰：“罗隐一布衣尔，而侄视大王，其可乎！”绍威素重士，且曰：“罗隐名振天下，王公大夫多为所薄，今惠然肯顾，其何以胜，得在侄行，为幸多矣，敢不致恭，诸公慎勿言。”于是拥旆郊迎，一见即拜，隐亦不让。及将行，绍威赠以百万，他物称是，仍致书于镠谓叔父，镠首用之。

郑准作归姓表

郑准，不知何许人。性谅直，能为文，长于笺奏。成汭镇荆南，辟为推官。汭尝讎杀人，惧为吏所捕，改姓郭氏。及为荆南节度使，命准为表乞归本姓，准援笔而成，其略云：“臣门非冠盖，家本军戎。亲朋之内盱眙，为人报怨；昆弟之间点染，无处求生。背故国以狐疑，望邻封而鼠窜。名非霸越，乘舟难效于陶朱；志切投秦，出境遂称于张禄。”又云：“成为本姓，郭乃冒称。本避犯禁之辜，敢归司寇；别族受封之典，诚愧诸侯。伏乞圣慈，许归本姓”云云。其表甚为朝廷所重。后因汭生辰，淮南杨行密遣使致礼币之外，仍贶《初学记》一部，准忿然以为不可，谓汭曰：“夫《初学记》，盖训童之书尔，今敌国交聘，以此书为贶，得非相轻之甚耶！宜致书责让。”汭不纳，准自叹曰：“若然，见轻敌国，足彰幕府之无人也。参佐无状，安可久！”遽请解职。汭怒其去，潜使人于途中杀之。

曹唐死

曹唐，柳州人。少好道，为大小《游仙》诗各百篇，又着《紫府玄珠》一卷，皆叙三清、十极纪胜之事。其《游仙》之句，则有《汉武帝宴西王母》诗云：“花影暗回三殿月，树声深锁九门霜。”又云：“树底有天春寂寂，人间无路月茫茫。”皆为士林所称。其后游信州，馆于开元寺三学院。一旦卧疾，众僧忽见二青衣缓步而至，且四向顾视，相谓曰：“只此便是‘树底有天春寂寂，人间无路月茫茫’。”言讫，直入唐之卧室。众僧惊异，亦随之而入，踰阃，而青衣不复见，但见唐已殁矣。

先是，唐与罗隐相遇，隐有题《牡丹》诗云：“若教解语应倾国，任是无情亦动人。”唐因戏隐曰：“此非赋牡丹，乃题女子障耳。”（南人以歌姬为女子。）隐应声曰：“犹胜足下鬼诗。”唐曰：“其词安在？”隐曰：“只‘树底有天春寂寂，人间无路月茫茫’，得非鬼诗？”唐无言以对。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，而唐寻卒，则隐之言，岂偶然哉！

杜光庭入道

杜光庭，长安人，应“九经”举不第。时长安有潘尊师者，道术甚高，僖宗所重，光庭素所希慕，数游其门。当僖宗之幸蜀也，观蜀中道门牢落，思得名士以主张之。驾回，诏潘尊师使于两街，求其可者。尊师奏曰：“臣观两街之众，道听涂说，一时之俊即有之，至于掌教之士，恐未合应圣旨。臣于科场中识“九经”杜光庭，其人性简而气清，量宽而识远，且困于风尘，思欲脱履名利久矣。以臣愚思之，非光庭不可。”僖宗召而问之，一见大悦，遂令披载，仍赐紫衣，号曰“广成先生”，即日驰驿遣之。及王建据蜀，待之愈厚，又号为“天师”。光庭尝以《道德》二经注者虽多，皆未能演畅其旨，因着《广成义》八十卷，它术称是，识者多之。

尔朱先生上升

尔朱先生，忘其名，蜀人，功行甚至。遇异人，与药一丸，先生欲服，异人曰：“今若服必死，未若见浮石而后服之，则仙道成矣。”先生如其教。自是每一石必投之水，欲其浮，如是者殆一纪。人皆以为狂，或聚而笑之，而先生之心愈坚。居无何，因游峡上，将渡江，有叟舸舟相待，先生异之，且问曰：“如何姓氏？”对曰：“石氏。”“此地何所？”答曰：“涪州。”先生豁然悟曰：“异人浮石之言，斯其应乎！”遂服其药，即轻举矣。

上蓝遗钟传偈

上蓝和尚，失其名，居于洪州上蓝院。精究术数，大为钟传所礼。一旦疾笃，往省之，且曰：“老夫于和尚，可谓无间矣，和尚或不讳，得无一言相付耶？”上蓝强起，索笔作偈以授，其末云：“但看来年二三月，柳条堪作打钟槌。”偈终而卒。传得之，不能测。洎明年春，淮帅引兵奄至，洪州陷，江南遂为杨氏有。“打钟”之偈，人始悟焉。

僧贯休入蜀

僧贯休，婺州兰溪人。有逸才，长于歌诗。尝游荆南，时成汭为荆南节度使，生日有献歌诗颂德者仅百余人，而贯休在焉。汭不能亲览，命幕史郑准定其高下。准害其能，辄以贯休为第三，贯休怒曰：“藻鉴如此，其可久乎！”遂入蜀。及至，值王建称藩，因献之诗云：“一瓶一钵垂垂老，万水千山得得来。”建大悦，遽加礼待。洎僭大号，以国师赐号曰“禅月”。

贯休与光庭嘲戏

贯休有机辨，临事制变，众人未有出其右者。杜光庭欲挫其锋，每相见，必伺其举措以戏调之。一旦，因舞辔于通衢，而贯休马忽坠粪，光庭连呼：“大师，大师，数珠落地。”贯休曰：“非数珠，盖大还丹耳。”光庭大惭。贯休有文集四十卷，吴融为之序，号《西岳集》，行于世。

陈黯善对

陈黯，东瓯人。才思敏速，时年十三，袖卷谒本郡牧。时面上有班疮新愈，其痕炳然。郡牧戏之曰：“藻才而花貌，何不咏歌？”黯应声曰：“璚瑁宁堪比，班犀讵可加？天嫌未端正，敷面与装花。”

五代史补卷一

梁二十一条

太祖应讖

太祖朱全忠，黄巢之先锋。巢入长安，以刺史王铎围同州，太祖遂降，铎承制拜同州刺史。黄巢灭，淮、蔡间秦宗权复盛，朝廷以淮、蔡与汴州相接，太祖汴人，必究其能否，遂移授宣武军节度使以讨宗权，未几灭之。自是威福由己，朝廷不能制，遂有天下。先是，民间传讖曰“五公符”，又谓之“李淳风转天歌”，其字有“八牛之年”，识者以“八牛”乃“朱”字，则太祖革命之应焉。

太祖文健儿面

太祖之用兵也，法令严峻，每战，逐队主帅或有没而不返者，其余皆斩之，谓之“拔队斩”，自是战无不胜。然健儿且多窜匿州郡，疲于追捕，因下令文面，健儿文面，自此始也。

敬翔裨赞

敬翔应“三传”，数举不第，发愤投太祖，愿备行陈。太祖问曰：“足下通《春秋》久矣，今吾主盟，其为战欲效春秋时，可乎？”翔曰：“不可。夫礼乐犹不相沿袭，况兵者诡道，宜其变化无穷。若复如春秋时，则所谓务虚名而丧其实效，大王之事去矣。”太祖大悦，以为知兵，遽延之幕府，委以军事，竟至作相。

王彦章入军

王彦章之应募也，同时有数百人，而彦章营求为长。众皆怒曰：“彦章何人，一旦自草野中出，便欲居我辈之上，是不自量之甚也！”彦章闻之，乃对主将指数百人曰：“我天与壮气，自度汝等不及，故求作长耳。汝等咄咄，得非胜负将分之际耶！且大凡健儿开口便言死，死则未暇，且共汝辈赤脚入棘针地走三五遭，汝等能乎？”众初以为戏，既而彦章果然。众皆失色，无敢效之者。太祖闻之，以为神人，遽擢用之。

杨凝式佯狂

杨凝式父涉，为唐宰相。太祖之篡唐祚也，涉当送传国玺。时凝式方冠，谏曰：“大人为宰相，而国家至此，不可谓之无过，乃更手持天子印绶以付他人，保富贵，其如千载之后云云何？其宜辞免之。”时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

于己，往往阴使人来探访羣议，搢绅之士，及祸甚众。涉常不自保，忽闻凝式言，大骇曰：“汝灭吾族。”于是神色沮丧者数日。凝式恐事泄，即日遂佯狂，时人谓之“杨疯子”也。

杨行密钱塘侵掠

杨行密尝命宣州刺史田頔领兵围钱塘，钱镠危急，遣其子元璩修好于行密。元璩风神俊迈，行密见之甚喜，因以其女妻之，遽命頔罢兵。初，頔之围城也，尝遣使候钱镠起居，镠厚待之。将行，复与之小饮。时罗隐、皮日休在坐，意以頔之师无能为也，且欲讥之。于是日休为令，取一字，四面被围而不失其本音，因曰：“‘其’字上加‘草’为萁菜，下加‘石’为碁子，左加‘玉’为琪玉，右加‘月’为期会。”罗隐取“于”字，上加“雨”为舞雩，下加“皿”为盘盂，左加“玉”为玨玉，右加“邑”为邳地。使者取“亡”字，讥钱镠必亡。然“亡”上加“草”为芒，下加“心”为忘，右加“邑”为邛，左加“心”为忙，其令必不通，合坐皆嘻笑之，使大惭而去。未几，頔果班师。

先是，行密与镠势力相敌，其为愤怒，虽水火之不若也。行密尝命以大索为钱贯，号曰“穿钱眼”。镠闻之，每岁命以大斧科柳，谓之“斫杨头”。至是，以元璩通昏，二境渐睦，穿眼、斫头之论始止。

杨行密诈盲

杨行密据淮南，以妻弟朱氏众谓之朱三郎者，行密署为泗州防御使。泗州素屯军，朱氏骁勇，到任恃众自负，行密虽悔，度力未能制，但姑息之，时议以谓行密事势去矣。居无何，行密得目疾，虽愈，且诈称失明，其出入皆以人扶策，不尔则触墙抵柱，至于流血，姬妾仆隶以为实然，往往无礼，首尾仅三年。朱氏闻之，信而少懈弛，行密度其计必中，谓妻曰：“吾不幸，临老两目如此，男女卑幼，苟不讳，则国家为他人所有。今昼夜思忖，不如召泗州三舅来，使管勾军府事，则吾虽死无恨。”妻以为然，遽发使，述其意而召之，朱氏大喜，倍道而行。及入谒，行密恐其觉，坐于中堂，以家人礼见。朱氏颇有德色，方设拜，行密奋袖中铁槌以击之，正中其首，然犹宛转号叫，久而方毙。行密内外不测，实时升厅，召将吏等谓之曰：“吾所以两目失明者，盖为朱三。此贼今已击杀，两目无事矣，诸公知之否！”于是军府大骇，其仆妾尝所无礼者，皆自杀。

初，行密之在民间也，尝为合肥县手力，有过，县令将鞭之，行密惧且拜。会有客自外入见，行密每拜，则厅之前檐皆叩地，而令不之觉。客知其非常，乃遽升厅揖令于他处，告以所见，令惊，遂恕之，且劝事郡以自奋。行密度本郡不足依，乃投高骈。骈死，秦彦、孙儒等作乱，行密连诛之，遂有淮南之地。

朱瑾得战马

瑾之奔淮南也，时行密方图霸，其为礼待，加于诸将数等。瑾感行密见知，欲立奇功为报，但恨无入阵马，忽忽不乐。一日昼寝，梦老叟，眉发皓然，谓瑾曰：“君常恨无入阵马，今马生矣。”及厩隶报，适退槽马生一驹，见卧未能起。瑾惊曰：“何应之速也！”行往视之，见骨目皆非常马，大喜曰：“事办矣！”其后破杜洪，取锺传，未尝不得力焉。

初，瑾之来也，徐温睹其英烈，深忌之，故瑾不敢预政。及行密死，子渥嗣位，温与张顥争权，袭杀顥，自是事无大小，皆决于温。既而温复为自安之计，乃以子知训自代，然后引兵出居金陵，实欲控制中外。知训尤恣横，瑾居常嫉之。一旦，知训欲得瑾所乘马，瑾怒，遂击杀知训，提其首，请隆演起兵诛温。隆演素怯懦，见之掩面而走。瑾曰：“老婢儿不足为计。”亦自杀，中外大骇且惧。温至，遽以瑾尸暴之市中。时盛暑，肌肉累日不坏，至青蝇无敢辄泊。人有病者，或于暴尸处取土，煎而服之，无不愈。

钱镠弭谤

钱镠封吴越国王后，大兴府署，版筑斤斧之声，昼夜不绝。士卒怨嗟，或有中夜潜用白土大书于门曰：“没了期，侵早起，抵暮归。”镠一见欣然，遽命书吏亦以白土书数字于其侧曰：“没了期，春衣纔罢又冬衣。”时人以为神辅，自是怨嗟顿息矣。

王建犯徒

王建在许下时，尤不逞，尝坐事遭徒，但无杖痕尔。及据蜀，得冯涓为从事，涓好诋讦，（一作评。）建恐为所讥，因问曰：“窃闻外议，以吾曾遭徒刑，有之乎？”涓对曰：“有之。”建恃无杖痕，且对众，因袒背以示涓曰：“请足下试看，有遭杖责而肌肉如是耶？”涓知其诈，乃抚背而叹曰：“大奇，当时何处得此好膏药来！”宾佐皆失色，而涓晏然。

王建礼待翰林学士

王建之僭号也，惟翰林学士最承恩顾，侍臣或谏其礼过，建曰：“盖汝辈未之见也。且吾在神策军时，主内门鱼钥，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，虽交友不若也。今我恩顾，比当时才有百分之一尔，何谓之过当耶！”论者多之。

锺传重士

锺传虽起于商贩，尤好学重士，时江西士流有名第者，多因传荐，四远腾然，谓之曰英明。诸葛浩素有词学，尝为泗州管驿巡官，仰传之风，因择其所行事赫赫可称者十条，列于启事以投之。十启凡五千字，皆文理典贍，传览之惊叹，谓宾佐曰：“此启事每一字可以千钱酬之。”遂以五千贯赠，仍辟在幕下，其激劝如此。

罗隐东归

罗隐在科场，恃才傲物，尤为公卿所恶，故六举不第。时长安有罗尊者，深于相术，隐以貌陋，恐为相术所弃，每于尊者接谈，常自大以沮之。及其累遭黜落，不得已，始往问焉。尊者笑曰：“贫道知之久矣，但以吾子决在一第，未可与语。今日之事，贫道敢有所隐乎！且吾子之于一第也，贫道观之，虽首冠羣英，亦不过簿尉尔。若能罢举，东归霸国以求用，则必富且贵矣。两途吾子宜自择之。”罗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。邻居有卖饭媪见隐，惊曰：“何辞色之沮丧如此，莫有不决之事否？”隐谓知之，因尽以尊者之言告之。媪叹曰：“秀才何自迷甚焉！且天下皆知罗隐，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？不如急取富贵，则老婆之愿也。”隐闻之释然，遂归钱塘。时钱镠方得两浙，置之幕府，使典军中书檄，其后官给事中。

初，隐罢上中书之日，费窘，因抵魏谒邺王罗绍威，将入其境，先贻书叙其家世，邺王为侄。幕府僚吏见其书，皆怒曰：“罗隐一布衣尔，而侄视大王，其可乎！”绍威素重士，且曰：“罗隐名振天下，王公大夫多为所薄，今惠然肯顾，其何以胜，得在侄行，为幸多矣，敢不致恭，诸公慎勿言。”于是拥旆郊迎，一见即拜，隐亦不让。及将行，绍威赠以百万，他物称是，仍致书于镠谓叔父，镠首用之。

郑准作归姓表

郑准，不知何许人。性谅直，能为文，长于笺奏。成汭镇荆南，辟为推官。汭尝讎杀人，惧为吏所捕，改姓郭氏。及为荆南节度使，命准为表乞归本姓，准援笔而成，其略云：“臣门非冠盖，家本军戎。亲朋之内盱眙，为人报怨；昆弟之间点染，无处求生。背故国以狐疑，望邻封而鼠窜。名非霸越，乘舟难效于陶朱；志切投秦，出境遂称于张禄。”又云：“成为本姓，郭乃冒称。本避犯禁之辜，敢归司寇；别族受封之典，诚愧诸侯。伏乞圣慈，许归本姓”云云。其表甚为朝廷所重。后因汭生辰，淮南杨行密遣使致礼币之外，仍贶《初学记》一部，准忿然以为不可，谓汭曰：“夫《初学记》，盖训童之书尔，今敌国交聘，以此书为贶，得非相轻之甚耶！宜致书责让。”汭不纳，准自叹曰：“若然，见轻敌国，足彰幕府之无人也。参佐无状，安可久！”遽请解职。汭怒其去，潜使人于途中杀之。

曹唐死

曹唐，柳州人。少好道，为大小《游仙》诗各百篇，又着《紫府玄珠》一卷，皆叙三清、十极纪胜之事。其《游仙》之句，则有《汉武帝宴西王母》诗云：“花影暗回三殿月，树声深锁九门霜。”又云：“树底有天春寂寂，人间无路月茫茫。”皆为士林所称。其后游信州，馆于开元寺三学院。一旦卧疾

，众僧忽见二青衣缓步而至，且四向顾视，相谓曰：“只此便是‘树底有天春寂寂，人间无路月茫茫’。”言讫，直入唐之卧室。众僧惊异，亦随之而入，踰阍，而青衣不复见，但见唐已殁矣。

先是，唐与罗隐相遇，隐有题《牡丹》诗云：“若教解语应倾国，任是无情亦动人。”唐因戏隐曰：“此非赋牡丹，乃题女子障耳。”（南人以歌姬为女子。）隐应声曰：“犹胜足下鬼诗。”唐曰：“其词安在？”隐曰：“只‘树底有天春寂寂，人间无路月茫茫’，得非鬼诗？”唐无言以对。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，而唐寻卒，则隐之言，岂偶然哉！

杜光庭入道

杜光庭，长安人，应“九经”举不第。时长安有潘尊师者，道术甚高，僖宗所重，光庭素所希慕，数游其门。当僖宗之幸蜀也，观蜀中道门牢落，思得名士以主张之。驾回，诏潘尊师使于两街，求其可者。尊师奏曰：“臣观两街之众，道听涂说，一时之俊即有之，至于掌教之士，恐未合应圣旨。臣于科场中识“九经”杜光庭，其人性简而气清，量宽而识远，且困于风尘，思欲脱履名利久矣。以臣愚思之，非光庭不可。”禧宗召而问之，一见大悦，遂令披载，仍赐紫衣，号曰“广成先生”，即日驰驿遣之。及王建据蜀，待之愈厚，又号为“天师”。光庭尝以《道德》二经注者虽多，皆未能演畅其旨，因着《广成义》八十卷，它术称是，识者多之。

尔朱先生上升

尔朱先生，忘其名，蜀人，功行甚至。遇异人，与药一丸，先生欲服，异人曰：“今若服必死，未若见浮石而后服之，则仙道成矣。”先生如其教。自是每一石必投之水，欲其浮，如是者殆一纪。人皆以为狂，或聚而笑之，而先生之心愈坚。居无何，因游峡上，将渡江，有叟舸舟相待，先生异之，且问曰：“如何姓氏？”对曰：“石氏。”“此地何所？”答曰：“涪州。”先生豁然悟曰：“异人浮石之言，斯其应乎！”遂服其药，即轻举矣。

上蓝遗钟传偈

上蓝和尚，失其名，居于洪州上蓝院。精究术数，大为钟传所礼。一旦疾笃，往省之，且曰：“老夫于和尚，可谓无间矣，和尚或不讳，得无一言相付耶？”上蓝强起，索笔作偈以授，其末云：“但看来年二三月，柳条堪作打钟槌。”偈终而卒。传得之，不能测。洎明年春，淮帅引兵奄至，洪州陷，江南遂为杨氏有。“打钟”之偈，人始悟焉。

僧贯休入蜀

僧贯休，婺州兰溪人。有逸才，长于歌诗。尝游荆南，时成汭为荆南节度使，生日有献歌诗颂德者仅百余人，而贯休在焉。汭不能亲览，命幕史郑准定

其高下。准害其能，辄以贯休为第三，贯休怒曰：“藻鉴如此，其可久乎！”遂入蜀。及至，值王建称藩，因献之诗云：“一瓶一钵垂垂老，万水千山得得来。”建大悦，遽加礼待。泊僭大号，以国师赐号曰“禅月”。

贯休与光庭嘲戏

贯休有机辨，临事制变，众人未有出其右者。杜光庭欲挫其锋，每相见，必伺其举措以戏调之。一旦，因舞辘于通衢，而贯休马忽坠粪，光庭连呼：“大师，大师，数珠落地。”贯休曰：“非数珠，盖大还丹耳。”光庭大惭。贯休有文集四十卷，吴融为之序，号《西岳集》，行于世。

陈黯善对

陈黯，东瓯人。才思敏速，时年十三，袖卷谒本郡牧。时面上有班疮新愈，其痕炳然。郡牧戏之曰：“藻才而花貌，何不咏歌？”黯应声曰：“瑇瑁宁堪比，班犀讵可加？天嫌未端正，敷面与装花。”

五代史补卷二

后唐二十条

太祖号独眼龙

太祖武皇，本朱耶赤心之后，沙陀部人也。其先生于雕窠中，酋长以其异生，诸族传养之，遂以“诸爷”为氏，言非一父所养也。其后言讹，以“诸”为“朱”，以“爷”为“耶”。至太祖生，眇一目，长而骁勇，善骑射，所向无敌，时谓之“独眼龙”，大为部落所疾。太祖恐祸及，遂举族归唐，授云州刺史，赐姓李，名克用。黄巢犯长安，自北引兵赴难。功成，遂拜太原节度使，封晋王。

淮南写太祖真

武皇之有河东也，威声大振，淮南杨行密常恨不识其状貌，因使画工为商贾，往河东写之。画工到未几，人有知其谋者，擒之。武皇初甚怒，既而谓所亲曰：“且吾素眇一目，试召亟使写之，观其所为如何？”及至，武皇按膝厉声曰：“淮南使汝来写吾真，必画工之尤也。写吾不及十分，即阶下便是死汝之所矣。”画工再拜下笔。时方盛暑，武皇执八角扇，因写扇角半遮其面。武皇曰：“汝谄吾也。”遽使别写之。又应声下笔，画其臂弓捻箭之状，仍微合一目，以观箭之曲直。武皇大喜，因厚赂金帛遣之。

庄宗能训练兵士

庄宗之嗣位也，志在渡河，但恨河东地狭兵少，思欲百练其众，以取必胜于天下，乃下令曰：“凡出师，骑军不见贼不许骑马，或步骑前后已定，不得越军分以避险恶。其分路并进，期会有处，不得违晷刻。并在路敢言病者，皆斩之。”故三军惧法而戮力，皆一以当百。故朱梁举天下而不能御，卒为所灭

，良有以也。

初，庄宗为公子时，雅好音律，又能自撰曲子词。其后凡用军，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，使揭声而唱，谓之“御制”。至于入阵，不论胜负，马头纒转，则众歌齐作。故凡所斗战，人忘其死，斯亦用军之一奇也。

庄宗为县令所谏

庄宗好猎，每出，未有不蹂践苗稼。一旦至中牟，围合，忽有县令，忘其姓名，犯围谏曰：“大凡有国家者，当视民如赤子，性命所系，陛下以一时之娱，恣其蹂践，使比屋嚣然动沟壑之虑。为民父母，岂若是耶！”庄宗大怒，以为遭县令所辱，遂叱退，将斩之。伶官镜新磨者，知其不可，乃与羣伶齐进，挽住令，佯为诟责曰：“汝为县令，可以指麾百姓为儿，既天子好猎，即合多留闲地，安得纵百姓耕锄皆遍，妨天子鹰犬飞走耶？而又不能自责，更敢咄咄，吾知汝当死罪！”诸伶亦皆嘻笑继和。于是庄宗默然，其怒少霁，顷之恕县令罪。

明宗入仓草场

明宗之在位也，一旦幸仓场观纳，时主者以车驾亲临，惧得罪，其较量甚轻。明宗因谓之曰：“且朕自省事以来，仓场给散，动经一二十年未毕，今轻量如此，其后销折，将何以偿之？”对曰：“竭尽家产，不足则继之以身命。”明宗怆然曰：“只闻百姓养一家，未闻一家养百姓。今后每石加二斗耗，以备鼠雀侵蠹，谓之鼠雀耗。”仓粮加耗，自此始也。

秦王掇祸

秦王从荣，明宗之爱子。好为诗，判河南府，辟高辇为推官。辇尤能为诗，宾主相遇甚欢。自是出入门下者，当时名士有若张杭、江文蔚、何仲举之徒，莫不分庭抗礼，更唱迭和。时干戈之后，武夫用事，睹从荣所为，皆不悦。于是康知训等窃议曰：“秦王好文，交游者多词客，此子若一旦南面，则我等转死沟壑，不如早图之。”高辇知其谋，因劝秦王托疾：“此辈以所就之间，须来问候，请大王伏壮士，出其不意皆斩之，庶几免祸矣。”从荣曰：“至尊在上，一旦如此，得无危乎？”辇曰：“子弄父兵，罪当笞尔，不然则悔无及矣。”从荣犹豫不决，未几及祸，高辇弃市。初，从荣之败也，高辇窜于民家，且落发为僧。既擒获，知训以其毁形难认，复使巾帻着绯，验其真伪，然后用刑。辇神色自若，厉声曰：“朱衣纒脱，白刃难逃。”观者壮之。

高季兴据荆州

高季兴，本陕州硤石人。为太祖裨将，出为郢州防御使。时荆南成汭征鄂州，不利而卒，太祖命季兴为荆南留后。到未几，会武陵土豪雷彦恭作乱，季兴破之，遂以功授荆南节钺。庄宗定天下，季兴首入觐，因拜中书令，封南平

王。初，季兴尝从梁太祖出征，引军早发，至逆旅，未晓，有姬秉烛迎门，具礼甚厚。季兴疑而问之，对曰：“妾适梦有人叩关，呼曰：‘速起，速起，有裂土王来。’及起，盥漱毕，秉烛开门，而君子奄至，得非所谓王者耶？所以不敢褻慢尔。”季兴喜，及来荆南，竟至封王。

王氏据福建

王潮之来福建也，值连帅陈岩卒，子婿范晖自称留后，潮攻拔之，尽有其地，遂为福建观察使。至其弟审知立，虽天下多事，犹能修其职贡。朝廷嘉之，封闽王。审知卒，子延钧嗣，无识，辄改审知制度，僭称大闽，改元龙启，其后为子昶杀。昶多行不道，闽人杀之，立从父延羲，改元永隆。延羲不恤政事，国乱，为其将连重遇所杀，王氏之族遂灭。先是，梁朝有王霸者，即王氏之远祖，为道士。居于福州之怡山时，爱二皂荚树，因其下筑坛，为朝礼之所。其后丹成，冲虚而去。霸尝云：“吾之子孙，当有王于此方者。”乃自为讖，藏之于地。唐光启中，烂柯道士徐景玄，因于坛东北隅取土，获其词曰：“树枯不用伐，坛坏不须结。不满一千年，自有系孙列。”又曰：“后来是三王，潮水荡祸殃。岩逢二乍间，未免有销亡。子孙依吾道，代代封闽疆。”议者以为：潮荡祸殃，谓王潮除其祸患以开基业也；岩逢二乍间，谓陈岩逢王潮未几而亡，土地为其所有也；代代封闽疆，谓潮与审知也，代代盖两世之称，明封崇不过潮与审知两世耳。初，王潮尝假道于洪州，时锺传为洪州节度使，以王潮若得福建，境土相接，必为己患，阴欲诛之。有僧上蓝者，通于术数，动皆先知，大为锺所重。因入谒，察传词气，惊曰：“令公何故起恶意，是欲杀王潮否？”传不敢隐，尽以告之。上蓝曰：“老僧观王潮与福建有缘，必变，彼时作一好世界，令公宜加礼厚待。若必杀之，令公之福去矣。”于是传加以援送。及审知之嗣位也，杨行密方盛，常有吞东南之志气。审知居常忧之，因其先人常为上蓝所知，乃使人赍金帛往遗之，号曰“送供”，且问国之休咎。使回，上蓝以十字为报，其词曰：“不怕羊入屋，只怕钱入腹。”审知得之，叹曰：“羊者杨也，腹者福也，得非福州之患，不在杨行密而在钱氏乎？令内外将吏无姓钱者，必为子孙后世之忧矣。”至延羲为连重遇所杀，诸将争立，江南乘其时，命查文徽领兵伐之，经年不能下。会两浙救兵至，文徽腹背受敌，遂大败。自是福州果为钱氏所有，入腹之讖始应。盖国之兴衰，皆冥数先定矣。

孟知祥两代讖

孟知祥之入蜀也，视其险固，阴有割据之志。洎抵成都，值晚，且憩于郊外，有推小车子过者，其物皆以袋盛。知祥见，问曰：“汝车所胜几袋？”答曰：“尽力不过两袋。”知祥恶之，其后果两世而国灭。

孟知祥般家

初，知祥将据蜀也，且上表乞般家属。时枢密使安重诲用事，拒其请。知祥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因使密以金百两为赂，重诲喜而为敷奏，诏许之。及家属至，知祥对僚吏笑曰：“天下闻知枢密，将谓天地间未有此，谁知祇销此百金耶，亦不足畏也。”遂守险拒命。

孟知祥平董璋

孟知祥与董璋有隙，举兵讨之。璋素勇悍，闻知祥之来也，以为送死。诸将两端，李镐为知祥判官，深忧之。及将战，知祥欲示闲暇，自写一书以遗董璋。无何，举笔辄误书“董”为“重”字，不悦久之。镐在侧大喜，且引诸将贺于马前。知祥不喻，曰：“事未可测，何贺耶？”镐曰：“其‘董’字，‘草’下施‘重’，今大王去‘草’书‘重’，是‘董’已无头，此必胜之兆也。”于是三军欣然，一战而董璋败。

钱鏐患目

钱鏐末年患双目，有医人不知所从来，白云累世医内外障眼，其术在于用针，无不效者。鏐闻，召而使观之，医人曰：“可治。然大王非常人，患殆天与之，若医，是违天理也，恐无益于寿，幸思之。”鏐曰：“吾起自行伍，跨有方面，富贵足矣，但得两眼见物，为鬼不亦快乎！”既而下手，莫不应手豁然。鏐喜，所赐动以万计，医人皆辞不受。明年，鏐卒。

房知温从事入冥

房知温为青州节度，封东平王，所为不法，百姓苦之。一旦，有从事张泽者，素好嗜鳖，忽暴卒，但心头微暖，家人未即殓。经宿而活，白云为泰山所追，行未几，过一公宇，门庭甚壮。既见有人衣紫，据案而坐，自谓之府君，叱泽曰：“何故食鳖过差耶？”言讫，有执笔挟簿引羣鬼，皆怪状，携以鼎镬刀机（一作锯。）之具至，擒泽投于沸鼎中，移时，复用铁叉拨出，以刀支解，去骨肉，然后烹饪，大抵亦如治鳖之状。既熟，诸鬼分啖。凡出自鼎镬，至于支解，又至于分啖，其于惨毒苦痛之状，皆名状所不及。如此者近数十度，府君始恕之，且问曰：“汝受诸苦如何，尔其敢再犯乎？”答曰：“不敢。”于是遣去。将行，府君又于案上取一物，封之甚固，授泽曰：“为吾将此物与房知温，不法之事宜休矣。”泽领而置于怀，遂觉。知温闻知泽复活，遽使人肩舁入府而问之，泽备以所受之苦对，仍于怀中探取封物付温，即锦被角也。知温大骇曰：“吾昨觉体寒如中疟，拥被就火，忽闻足下无疾而卒，遂惊起，不虞一角之被为火所烧，此其是乎！”遽取被视之，不差豪厘。知温颤栗，不知所措，谓泽曰：“足下之过小耳，尚如此，老夫不知如何也。”自是知温稍稍近理。

宋齐丘投姚洞天

宋齐丘，豫章人。父尝在锺传幕下，齐丘素落魄，父卒，家计荡尽，已在穷悴，朝夕不能度。时姚洞天为淮南骑将，素好士，齐丘欲谒之，且囊空无备纸笔之费，计无所出，但于逆旅杜门而坐，如此殆数日。邻房有散乐女尚幼，问齐丘曰：“秀才何以数日不出？”齐丘以实告，女叹曰：“此甚小事，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？”乃惠以数缗。齐丘用市纸笔，为诗咏以投洞天，其略曰：“某学武无成，攻文失志，岁华蹭蹬，身事蹉跎。胸中之万仞青山，压低气宇；头上之一轮红日，烧尽风云。加以天步陵迟，皇纲废绝，四海渊黑，中原血红，挹飞苍走黄之辨，有出鬼没神之机。”洞天怒其言大，不即接见。齐丘窘急，乃更其启，翌日复至，其略曰：“有生不如无生，为人不若为鬼。”又云：“其为诚恳万端，只为饥寒两字。”洞天始悯之，渐加以拯救。徐温闻其名，召至门下。及昇之有江南也，齐丘以佐命功，遂至将相，乃上表以散乐女为妻，以报宿惠，许之。

黄损不调

黄损，连州人。少有大志，其为学，务于该通。尝上三书，号曰《三要》，大约类《阴符》、《鬼谷》。同光初，应进士，以此书投于公卿间，议者以为有王佐才。洎登第归，会刘龚南称霸，损因献十策求入幕府，其言多指切权要，由是众疾之。然以其掇朝廷名第，不可坐废，踰年始授永州团练判官。未几，又得足疾，遂退居于永州北沧塘湖上，以诗酒自娱。先是，损尝学于庐山，与桑维翰、宋齐丘相遇，每论天下之务，皆出损下，损亦自负。居无何，同游五老峰，路遇盘石，因憩歇。顷之，有叟长啸而至，亦憩于侧，损等皆不悦。既而，叟指桑维翰、宋齐丘曰：“公等皆至将相，各不得其死。”次指损曰：“此子有道气，可以隐居，若求名宦，不过一方州从事尔，宜思之。”损甚怒，叟曰：“休戚之数定矣，吾先知者，何怒耶！”三人始异之，将再问其事，此叟不顾而去。其后皆然。

何仲举及第

何仲举，营道人。美姿容，年十三，俊迈绝伦。时家贫，输税不局限。李皋为营道令，怒之，乃荷项系狱，将櫜楚焉。或有言于皋曰：“此子虽卯，能为诗，往往间立成，希明府一察之。”皋闻，遽召而问曰：“知汝有文，且速敏，今日之事，若能文不加点，为一篇以自述，吾当贷汝。”仲举援笔而成，曰：“似玉来投狱，抛家去就枷。可怜两片木，夹却一枝花。”皋大惊，自为脱枷，延上厅，与之抗礼，自是仲举始锐意就学。天成中，入洛。时秦王为河南尹，尤重士，仲举与张杭、江文蔚俱游其门。及其东荐也，公举数百人，独以仲举为擅场。仲举因献诗曰：“碧云章句纔离手，紫府神仙尽点头。

”秦王大悦，称赏不已，故一举上第。及归，遇文昭马氏承制，依唐太宗故事，于天策府置十八学士，以皋为学士之首，且执政柄，而仲举自以出于皋之门下，虽策名中朝，事皋未尝暂懈，皋感悦，遂加引用。未几，与之同列，及出，又为全、衡二州刺史。先是，湖南尤多诗人，其最显者有沈彬、廖凝、刘昭禹、尚颜、齐己、虚中之徒，而仲举在诸公间尤为轻浅。惟李皋独推许之，往往对众吟《秋日晚望》诗曰：“树迎高鸟归深野，云傍斜阳过远山。”以足扣地，叹曰：“何仲举乃诗家之高逸者也，诸官见取舍，其余奴岳乃间气尔。”故仲举感皋之见知，卒能自奋，至于名节，亦终始无玷，论者以皋有知人之鉴。

徐寅摈弃

徐寅，登第归闽中，途经大梁，因献太祖《游大梁赋》。时梁祖与太原武皇为雠敌，武皇眇一目，而又出自沙陀部落，寅欲曲媚梁祖，故词及之，云：“一眼胡奴，望英威而胆落。”未几，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，武皇见而大怒。及庄宗之灭梁也，四方诸侯以为唐室复兴，奉琛为庆者相继。王审知在闽中，亦遣使至，遽召其使，问曰：“徐寅在否？”使不敢隐，以无恙对。庄宗因惨然曰：“汝归语王审知，父母之雠，不可同天。徐寅指斥先帝，今闻在彼中，何以容之？”使回，具以告。审知曰：“如此则主上欲杀徐寅尔。今杀则未敢奉诏，但不可用矣。”即日戒閤者不得引接，徐寅坐是终身止于秘书正字。

黄滔命徐寅代笔

黄滔在闽中，为王审知推官。一旦馈之鱼，时滔方与徐寅对谈，遂请为代谢笺。寅援笔而成，其略曰：“衔诸断索，才从羊续悬来；列在瑯盘，便到冯驩食处。”时人大称之。

敬新磨狎侮

敬新磨，河东人。为伶官，大为庄宗所宠惜。庄宗出自沙陀部落，既得天下，多用蕃部子弟为左右侍卫，高鼻深目者甚众，加以恃势凌辱衣冠，新磨居常嫉之，往往扬言曰：“此辈虽硬弓长箭，今天下已定，无所施矣。惟有一般胜于人者，鼻孔大、眼睛深耳，他不足数也。”众皆切齿，相与诉于庄宗，其间亦有言发而泣下者。庄宗不悦，召新磨责之曰：“吾军出自蕃部，天下孰不知？汝未尝为我避讳，更辱骂之，使各垂泣告朕，何也？”新磨即正色对曰：“陛下妄矣。此辈泪使用桔槔子打亦不出，岂能见之也。”庄宗素好俳，不觉大笑。时殿上常有恶犬，及新磨退，一犬奋起，似欲肆噬。新磨意庄宗使之，遽倚柱大呼曰：“陛下勿纵男女咬人！”庄宗色变，索弓箭，新磨遽抗声曰：“臣虽贱，与陛下一体，杀之不祥！”问其故，对曰：“陛下改元，以同光为纪年，天下谓之同光帝。且同者，铜也，不得敬新磨，铜光何以见耶！”庄

宗又欣然。其谑浪狎侮，应机而发，皆此类也。

僧昭说踏钱

僧昭者，通于术数。居两浙，大为钱塘钱镠所礼，谓之“国师”。一旦谒镠，有宫中小儿嬉于侧，坠下钱数十文。镠见，谓之曰：“速收，虑人恐踏破汝钱。”昭师笑曰：“汝钱欲踏破，须是牛即可。”镠喜，以为社稷坚牢之义。后至曾孙俶，举族入朝，因而国除。俶年属丑为牛，可谓牛踏钱而破矣。

五代史补卷三

晋二十条

高祖先兆

高祖尚明宗女，宫中谓之石郎。及将起兵于太原，京师夜间狼皆羣走，往往入宫中。愍帝患之，命诸班能射者分投捕逐，谓之“射狼”。或遇诸途，问曰：“汝何从而来？”对曰：“看射狼。”未几，高祖至，盖“射”亦“石”也。

少主不召桑维翰

少主之嗣位也，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；又景延广辱其使，契丹怒，举国南侵。以驸马都尉杜重威等领驾下精兵甲，御之于中渡桥。既而契丹之众已深入，而重威等奏报未到朝廷。时桑维翰罢相，为开封府尹，谓僚佐曰：“事急矣，非大臣钳口之时。”乃叩内阁求见，欲请车驾亲征，以固将士之心。而少主方在后苑调鹰，至暮竟不召。维翰退而叹曰：“国家阽危如此，草泽逋客亦宜下问，况大臣求见而不召耶！事亦可知矣。”未几，杜重威之徒降于契丹，少主遂北迁。

桑维翰责张彦泽

桑维翰形貌甚怪，往往见之者失次。张彦泽素以骁勇称，每谒候，虽冬月未尝不雨汗。及中渡变生，彦泽引蕃部至，欲逞其威，乃领众突入开封府，弓矢乱发，且问：“桑维翰安在？”维翰闻之，乃厉声曰：“吾为大臣，使国家如此，其死宜矣。张彦泽安得无礼！”乃升厅安坐，谓彦泽曰：“汝有何功，带使相已临方面，当国家危急，不能尽犬马之力以为报效，一旦背叛，助戎狄作威为贼，汝心安乎？”彦泽睹其词气慨然，股栗不敢仰视，退曰：“吾不知桑维翰何人，今日之下，威棱犹如此，其再可见耶！”是夜，令壮士就府缢杀之。当维翰之缢也，犹瞋目直视，嘘其气再三，每一嘘皆有火出，其光赫然。三嘘之外，火尽灭，就视则奄然矣。

李涛纳命

李涛常忿张彦泽杀邠州幕吏张式而取其妻，涛率同列上疏，请诛彦泽以谢西土，高祖方姑息武夫，竟不从。未几，契丹南侵，至中渡桥，彦泽首降。戎

主喜，命以本军统蕃部控弦之士，先入京师。彦泽自以功不世出，乃挟宿憾杀开封尹桑维翰。涛闻之，谓亲知曰：“吾曾上疏请诛彦泽，今国家失守，彦泽所为如此，吾之首领庸可保乎？然无可奈何，谁能伏藏沟渎而取辱耶！”于是自写门状，求见彦泽。其状云：“上疏请杀太尉人李涛，谨随状纳命。”彦泽览之，欣然降阶迎之。然涛犹未安，复曰：“太尉果然相恕乎？”彦泽曰：“览公门状，见‘纳命’二字，使人怨气顿息，又何忧哉！”涛素滑稽，知其必免，又戏为伶人词曰：“太尉既相恕，何不将压惊绢来！”彦泽大笑，卒善待之。

马希范奢侈

马希范，武穆之嫡子。性奢侈，嗣位未几，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属，于是擢从事有才行者，有若都统判官李铎、静江府节度判官潘玘、武安军节度判官拓拔坦、都统掌书记李皋，镇南节度判官李庄、昭顺军节度判官徐收、澧州观察判官彭继英、江南观察判官廖图、昭顺军观察判官徐仲雅、静江府掌书记邓懿文、武平军节度掌书记李松年、镇南军节度掌书记卫曦、昭顺军观察支使彭继勋、武平军节度推官萧铕、桂管观察推官何仲举、武安军节度巡官孟玄晖、容管节度推官刘昭禹等十八人，并为学士。其余列校，自袁友恭、张少敌等各以次授任。莫不大兴土木，以建兴府庭，其最为壮丽者，即有九龙、金华等殿。迨殿之成也，用丹砂涂其壁，凡用数十万斤石，每僚吏谒见，将升殿，但觉丹砂之气，蔼然袭人，其费用也皆此类。初，教令既下，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，相顾忧色。居无何，东境山崩，涌出丹砂，委积如丘陵，于是收而用之。契丹南侵，闻其事，以为希范非常人，遽使册为尚父。希范得册，以为戎虏推奉，欣然当之矣。

丁思仅谓马希范起义兵

丁思仅素有才略，为马氏骑将。以希范受契丹册命，深耻之，因谓希范曰：“今朝廷失守，正忠臣义士奋发之时，使驰檄四方，引军直趋京师，诛犬戎，天子反正，然后凯还，如此则齐桓、晋文不足数矣。时不可失，愿大王急图之。”希范本无远略，加以兴作府署未毕，不忍弃去，遂寝思仅之谋。思仅不胜其愤，谓所亲曰：“古人疾没世而名不称，今遭逢扰攘，不能立功于天下，反顾恋数间屋子乎？诚可痛也！”自是思仅常怏怏。

马希范杀高郁

高郁为武穆王谋臣，庄宗素闻其名，及有天下，且欲离间之。会武穆王使其子希范入觐，庄宗以希范年少易激发，因其敷奏敏速，乃抚其背曰：“国人皆言马家社稷必为高郁所取，今有子如此，高郁安得取之耶！”希范居常嫉郁，忽闻庄宗言，深以为然。及归，告武穆请诛之，武穆笑曰：“主上战争得天

下，能用机数，以郁资吾霸业，故欲间之耳，若梁朝罢王彦章兵权也。盖遭此计，必至破灭，今汝诛郁，正落其彀中，慎勿言也。”希范以武穆不决，祸在朝夕，因使诬告郁谋反而族灭之。自是军中之政，往往失序，识者痛之。初，郁与武穆俱起行阵，郁贪且僭，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，思所以澄汰之，乃用银叶护其四方，自内至外皆然，谓之“拓里”，其奉养过差，皆此类也，故庄宗得以媒孽。自后阴晦中见郁，后竟为所患尔。

李昇得江南

李昇，本为徐温所养，温杀张顼，权出于己，自称大丞相、中书令、都统。及出居金陵，以嫡子知训为丞相，昇为润州节度。昇始为宣州，忽得润州，甚怏怏，将白温辞之。宋齐丘素与昇善，因谓昇曰：“知训骄倨，不可大用，殆必有损足焚巢之患。宣州去江都远，难为应，润州方隔一水尔，有急则可以立功，慎勿辞也。”昇闻之释然，遂行，至润州。未几，知训果为朱瑾所杀。是夜江都乱，火光亘天，昇望之曰：“宋公之言中矣。”遂引军渡江，尽诛朱瑾之党。后解甲去备，以待徐温。温至，且喜且怒，谓昇曰：“犹幸汝在润州，不然吾家大事将去矣。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耶！”即日用昇为左仆射，知政事，以代知训。昇善于抚御，内外之心翕然而归之，故徐温卒未几，而江南遂为昇所有。

先是，江南童谣云：“东海鲤鱼飞上天。”东海即徐之望也；李者鲤也，盖言李昇一旦自温家起而为君尔。初，昇既畜异志，且欲讽动僚属。雪天大会，酒酣，出一令，须借雪取古人名，仍词理通贯。时齐丘、徐融在座，昇举杯为令曰：“雪下纷纷，便是白起。”齐丘曰：“着屐过街，必须雍齿。”融意欲挫昇等，遽曰：“明朝日出，争奈萧何。”昇大怒，是夜收融投于江，自是与谋者惟齐丘而已。

李瀚作钱镠碑

李瀚有逸才，每作文，则笔不停辍，而性嗜酒。杨凝式尝受诏撰《钱镠碑》，自以作不逮瀚，于是多市美酒召瀚饮，俟其酣，且使代笔。经宿而成，凡一万五千字，莫不词理典赡，凝式叹伏久之。少主入蕃也，宰相冯道等至镇州，戎主皆放还。瀚时为翰林院学士，北主以其才，特留之，竟卒于蕃中。其后人有得其文集者，号曰《丁年集》，盖取苏武丁年奉使之义。

冯道修夫子庙

冯道之镇同州也，有酒务吏乞以家财修夫子庙，道以状付判官参详其事。判官素滑稽，因以一绝书之判后云：“荆棘森森绕杏坛，儒官高贵尽偷安。若教酒务修夫子，觉我惭惶也大难。”道览之有愧色，因出俸重创之。

欧阳彬入蜀

欧阳彬，衡山人。世为县吏，至彬特好学，工于词赋。马氏之有湖南也，彬将希其用，乃携所著诣府。求见之礼，必先通名纸。有掌客吏，众谓樊知客，好贿，阴使人谓彬曰：“足下之来，非徒然也，实欲显族致身，而不以一物为贶，其可乎？”彬耻以贿进，竟不与。既而樊氏怒，掷名纸于地曰：“岂吏人之子欲干谒王侯耶！”彬深恨之，因退而为诗曰：“无钱将乞樊知客，名纸生毛不为通。”因而落魄街市，歌姬酒徒，无所不狎。有歌人瑞卿者，慕其才，遂延于家。瑞卿能歌，每岁武穆王生辰，必歌于筵上。时湖南自旧管七郡外，又加武陵、岳阳，是九州岛，彬作《九州岛歌》以授瑞卿，至时使歌之，实欲感动武穆。既而竟不问，彬叹曰：“天下分裂之际，厮徒负养皆能自奋，我贫而至此耶！”计无所出，思欲窜入邻道，但未有所向。居无何，闻西蜀图纲将发，彬遂谋入蜀，且私谓瑞卿曰：“吾以干谒不遂，居于汝家，未尝有倦色，其可轻弃乎！然士以功名为不朽，不于此时图之，恐贻后悔。今吾他适，庶几有成，勿以为念。”瑞卿曰：“君于妾，不可谓之无情，然一旦不以妾自滞，割爱而去，得非功名之将至耶！妾诚异之，家财约数缗，虽不丰，愿分为半，以资路途。”彬亦不让，因以瑞卿所赠尽赂纲吏，求为驾船仆夫，纲吏许之。既至蜀，遂献《独鲤朝天赋》，蜀王大悦，擢居清要。其后官至尚书左丞相，出为夔州节度使。既领夔州，武穆王已薨，其子希范继立，因致书于希范，叙畴昔入蜀之由，仍以衡山宗族为托。希范得书大惭，彬之亲友悉免其赋役。下令搜访草泽，由是士无贤不肖参谒，皆延客之，因彬所致也。彬雅有风仪，其为文辞近而理真，闻之者虽不知书，亦释然晓之，竟以此遇。

戴偃摈弃

戴偃，金陵人。能为诗，尤好规讽。唐末罹乱，游湘中，值马氏有国，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，尤好奢侈，起天策府，构九龙、金华等殿，土木之工，斤斧之声，昼夜不绝。偃非之，自称玄黄子，着《渔父诗》百篇以献，欲讥讽之，故其句有：“纔把咽喉吞世界，盖因奢侈致危亡。”又曰：“若须抛却便抛却，莫待风高更水深。”文昭览之怒，一旦谓宾佐曰：“戴偃何如人？”时宾佐不测，以偃为文昭所重，或对曰：“偃诗人，章句深为流辈所推许，方今在贫悴，大王哀之，置之髡参短簿之间足矣。”文昭曰：“数日前献吾诗，想其为人，大抵务以鱼钓自娱乐，宜赐碧湘湖，便以遂其性，亦优质之道也。”即日使迁居湖上，乃潜戒公私不得与之往还。自是偃穷饿日至，无以为计，乃谓妻曰：“与汝结发，已生一男一女，今度不惟挤于沟壑，亦恐首领不得完全。宜分儿遁去，庶几可免，不然旦夕死矣。”于是举骰子与妻子约曰：“彩多得儿，彩少得女。”既掷，偃彩少，乃携女，相与恸哭而别。偃将奔岭南，至永州，会文昭薨，乃止。其后不知所终。

安重荣叛

安重荣出镇，常怀不轨之计久矣，但未发。居无何，厩中产朱鬃白马，庭鸦生五色雏，以为凤，乃欣然谓天命在己，遂举兵反，指挥令取宗岭路以向阙。时父老闻之，往往窃议曰：“事不谐矣。且王姓安氏，曰鞍得背而稳，何不取路贝州？若由宗岭，是安及于鬃，得无危乎？”未几，与王师先锋遇，一战而败。

杨光远叛

杨光远灭范延光之后，朝廷以其功高，授青州节度，封东平王，奄有登、莱、沂、密数郡。既而自负强盛，举兵反。朝廷以宋州节度李守贞尝与光远有隙，乃命李讨之。李受诏欣然，志在必取，莫不身先矢石。光远见而惧之，度不能御，遂降。初，光远反书至，中外大震。时百官起居次，忽有朝士扬言于众曰：“杨光远欲谋大事，吾不信也。光远素患秃疮，其妻又跛，自古岂有秃头天子、跛脚皇后耶？”于是人心顿安。未几，光远果降。

彭夫人怒报恩长老

文昭王夫人彭氏，封秦国夫人，常往城北报恩寺烧香。时僧魁谓之长老，问曰：“夫人谁家妇女？”彭氏大怒，索檐子疾驱而归。文昭惊曰：“何归之速也？”夫人曰：“今日好没兴，被个老秃兵问妾是谁家妇女，且大凡妇女皆不善之辞，安得对妾而发！”文昭笑曰：“此所谓禅机也，夫人可答弟子是彭家女、马家妇，然则通其理矣，何怒之有乎！”夫人素负才智，耻不能对，乃曰：“如此则妾所谓无见性也。”于是惭赧数日。

罗邛王戏判

罗邛王绍威，俊迈有词学，尤好戏判。常有人向官街中鞞驴，置鞍于地，值牛车过，急行碾破其鞍。驴主怒，殴驾车者，为厢司所擒。绍威更不按问，遂判其状云：“邛城大道甚宽，何故驾车碾鞍？领鞞驴汉子科决，待驾车汉子喜欢！”词虽俳谐，理甚切当，论者许之。

石文德献挽歌

石文德，连州人。形质矬陋，好学，尤工诗。霸国时，屡献诗求用，文昭以其寝陋，未尝礼待，文德由是穷悴。有南宅王子者，素重士，延于门下。其后文昭知之，亦兼怒王宅，欲庭辱文德而逐之。居无何，秦国夫人彭氏薨，文昭伤悼，乃命有文学者各撰挽词。文德乃献十余篇，其一联云：“月沈湘浦冷，花谢汉宫秋。”文昭览之大惊，曰：“文德有此作用，吾但以寝陋而轻之，乃不如南宫小儿却能知贤耶！”于是始召文德而愧谢之。未几，承制授水部员外郎，充融州刺史。文德晚尤好著述，乃撰《大唐新纂》十三卷，多名人遗事，词虽不工，事或可采，时以多闻许之。

赵在礼拔钉钱

赵在礼之在宋州也，所为不法，百姓苦之。一旦，下制移镇永兴，百姓欣然相贺，曰：“此人若去，可为眼中拔钉子，何快哉！”在礼闻之怒，欲报“拔钉”之谤，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。时朝廷姑息勋臣，诏许之。在礼于是命吏藉管内户口，不论主客，每岁一千，纳之于家，号曰“拔钉钱”，莫不公行督责，有不如约，则加之鞭朴，虽租赋之不若也。是岁，获钱百万。

僧洪道

僧洪道，不知何许人。通内外学，道行尤高，大为时人所重。天福中，居于衡州石羊镇山谷中。马氏文昭王之嗣位也，闻其名，召于府，使于报慈寺住持。洪不应命，文昭坚欲致之，督责州县，忧惧，计无所出，率五七十人拱拥入州。洪道知之，乃引徒弟数辈转徙入深山中，得一岩，遂且止息。然离旧居抵于山岩下，则众鸟千万，和鸣而随之。州县虽失其踪，或有相谓曰：“且深山之中，众鸟何故而鸣？又声韵优逸，得非和尚在彼耶？”试寻，果得之于岩所。父老再拜曰：“和尚，佛之徒也，佛不遗众生愿，今大王崇重，要与和尚相见，辄不应召，窜入山林，于是和尚即得计矣，而州县与乡村得无劳扰，而和尚忍不为之开慈悯耶！”洪道于是始点头曰：“如此，则吾为汝行矣。”及至府，文昭以国师待之。未几，坚乞归山，文昭知不可留，乃许焉。其后竟不知所终。初，洪道之入岩也，见一虎在穴乳二子，徒弟大骇。洪道叱曰：“无惧，彼当移去。”言讫，虎衔二子趋出穴。至行之所感也如此。

僧齐己

僧齐己，长沙人。长沙有大洩同庆寺，僧多而地广，佃户仅千余家，齐己则佃户胡氏之子也。七岁，与诸童子为寺司牧牛，然天性颖悟，于风雅之道日有所得，往往以竹枝画牛背为篇什。众僧奇之，且欲壮其山门，遂劝令出家。时郑谷在袁州，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，有《早梅》诗曰：“前村深雪里，昨夜数枝开。”谷笑谓曰：“数枝非早，不若一枝则佳。”齐己矍然，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，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。其后居于长沙道林寺。时湖南幕府中能诗者，有如徐东野、廖凝、刘昭禹之徒，莫不声名藉甚。而徐东野尤好轻忽，虽王公不避也，每见齐己，必悚然，不敢以众人待之。尝谓同列曰：“我辈所作皆拘于一途，非所谓通方之士，若齐己才高思远，无所不通，殆难及矣。”论者以徐东野为知言。东野亦常赠之诗曰：“我唐有僧号齐己，未出家时宰相器。爰见梦中逢武丁，毁形自学无生理。骨瘦神清风一襟，松老霜天鹤病深。一言悟得生死海，芙蓉吐出琉璃心。闷见唐风雅容缺，敲破冰天飞白雪。清塞清江却有灵，遗魂泣对荒郊月。格何古，天工未生谁知主，混沌凿开鸡子黄，散作纯风如胆苦。意何新，织女星机挑白云，真宰夜来调暖律，声

声吹出嫩青春。调何雅，涧底孤松秋雨洒，嫦娥月里学步虚，桂风吹落玉山下。语何奇，血泼乾坤龙战时，祖龙跨海日方出，一鞭风雨万山飞。己公己公道如此，浩浩寰中如独自。一簟松风冷如水，长伴巢由伸脚睡。”其为名士推重如此。及将游蜀，至江陵，高从诲慕其名，遮留之，命为管内僧正。齐己不获已而受，自是常怏怏，故其友虚中示之诗云：“老负蛾眉月，闲看云水心。”盖伤其不得志也。竟卒于江陵。有诗八百首，孙光宪序之，号曰《白莲集》，行于世。

五代史补卷四

汉二十条

上蓝寺石榴谶

高祖尝在晋祖麾下，晋祖既起太原，因高祖遂有天下。先是，豫章有僧号上蓝者，精于术数，自唐末着谶云：“石榴花发石榴开。”议者以“石榴”则晋、汉之谓也。再言“石榴”者，明享祚俱不过二世矣。

苏逢吉际会

高祖在河东，幕府阙书记，朝廷除前进士丘廷敏为之；以高祖有异志，恐为所累，辞疾不赴，遂改苏逢吉。未几，契丹南侵，高祖仗顺而起，兵不血刃而天下定。逢吉以佐命功，自掌书记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逾年，廷敏始选授凤翔麟游县令。过堂之日，逢吉戏之，且抚所坐椅子曰：“合是长官坐，何故让与鄙夫耶？”廷敏遂惭悚而退。

枢密使擅替留守

周高祖为枢密。凤翔、永兴、河中三镇反，高祖带职出讨之，回戈路由洛阳。时王守恩为留守，以使相自专，乘檐子迎高祖于郊外。高祖遥见大怒，且疾驱入于公馆。久之，始令人传旨，托以方浴。守恩不知其怒，但安坐俟久。时白文珂在高祖麾下，召而谓曰：“王守思乘檐子俟吾，诚无礼也，安可久为留守？汝宜亟去代之。”文珂不敢违，于是实时礼上。顷之，吏驰去报守恩曰：“白侍中受枢密命，为留守讫。”守恩大惊，奔马而归。但见家属数百口，皆被逐于通衢中，百姓莫不聚观，其亦有乘便号叫索取货钱物者。高祖使吏籍其数，立命偿之，家财为之一空。朝廷悚然，不甚为理。

武行德察冤狱

武行德之守洛京也，国家方设盐法，有能捉获一斤以上者，必加厚赏，时不逞之徒，往往以私盐中入者。常有村童负菜入城，途中值一尼自河阳来，与之偕行，去城近，尼辄先入。既而门司搜阅，于菜篮中获盐数斤，遂系之以诣府。行德取其盐视之，裹以白绢手帕子，而龙麝之香袭人，惊曰：“吾视村童，弊衣百结，褴褛之甚者也，岂有熏香帕子，必是奸人为之尔。”因问之曰

：“汝离家以来，与何人同途？”村童以实对。行德闻之，喜曰：“吾知之矣。此必天女寺尼与门司启幸，以来求赏也。”遽问其状，命信捕之，乃即日而获，其事果连门司，而村童获免。自是官吏畏服而不敢欺，京邑肃然。

先是，行德以采薪为业，气雄力壮，一谷之薪，可以尽负，乡里谓之“武一谷”。高祖在河东，见之惊异，因召置麾下，攀鳞附翼，遂至富贵。然听讼甚非所长，至是明辨如此，论者异之。

马希范见高郁为崇

马希范常重一僧，号报慈长老，能入定观人休咎。希范因问之曰：“吾于富贵，固无遗恨，但不知者寿耳，吾师以为如何？”报慈曰：“大王无忧，当与佛齐年。”希范喜，以为享寿无穷。及薨也，止于四十九。先是，希范常嫉高郁之为人，因庄宗言而杀之，至是方临江观竞渡，置酒未及饮，而希范忽惊起，顾其弟曰：“高郁来！”希广亦惊曰：“高郁死久矣，大王勿妄言。”而希范血自鼻出，是夜遂卒。

张少敌抗议嫡庶

马希范卒，判官李皋以希范同母弟希广为天策府都尉，抚御尤非所长。大校张少敌忧之，建议请立希广庶兄武陵帅希萼，且曰：“希萼处长负气，观其所为，必不为都尉之下，加之在武陵，九溪蛮通好，往来甚欢，若不得立，必引蛮军为乱，幸为思之。”李皋忽怒曰：“汝辈何知！且先大王为都尉，俱为嫡嗣，不立之，却用老婢儿，可乎？”少敌曰：“国家之事，不可拘以一途，变而能通，所以国长久也，何嫡庶之云乎！若明公必立都尉，当妙设方略以制武陵，使帖然不动，乃可。不然，则社稷去矣。”皋愈怒，竟不从少敌之谋。少敌度无可奈何，遂辞不出。未几，希萼果以武陵反，引洞溪蛮数路齐进，遂之长沙，缢希广于郊外，而支解李皋。自是湖南大乱，未逾年而国灭，一如少敌之言。初，希萼之来也，希广以全军付亲校许可琼，使逆击之。可琼睹希萼众盛，恐惧，夜送旗鼓乞降，希萼大喜，于是兼可琼之众，长驱而至。希广素奉佛，闻之，计无所出，乃被缁衣，引羣僧念“宝胜如来”，谓之禳灾。顷之，府廨火起，人忽纷扰，犹念诵之声未辍，其戇如此。少敌忧之，良有以也。

先是，城中街道尚种槐，其柳即无十一二，至是内外一变皆种柳，无复槐矣。又居人夜间好织草鞋，似槌芒之声，闻于郊野。俄有童谣云：“湖南城郭好长街，尽栽柳树不栽槐。百姓奔窜无一事，只是槌芒织草鞋。”人无长少皆诵之。未几国乱，百姓奔窜，死于沟壑者十有八九，至是议者始悟。盖长街者，通内外之路也；槐者，为言怀也，不栽槐，盖兄弟不睦，以至国亡，失孔怀之义也；草鞋者，远行所用，盖百姓远行奔窜之义也。

马希萼囚于衡阳

马希萼既立，不治国事，数与僚吏纵酒为乐。有小吏谢廷择者，本帐下厮养，有容貌，希萼素宠嬖之。每筵会，皆命廷择预坐，诸官甚有在下者。于是众怒，往往偶语曰：“此辈旧制有燕会，唯用兵守门，以防他虞。今与我等齐列，何辱之甚也！”其弟希崇因众怒咄咄，与其党窃发，擒希萼，囚之于衡阳，又自立。未数日，江南遣袁州刺史边镐，乘其乱领兵来伐，希崇度不能敌，遂降。先是，长沙童谣云：“鞭打马，走不暇。”未几，果为边镐所灭。初，镐尝为僧，以觚湖南，尤能弄钹，每侵晨，必弄钹行乞，遇城，往往掷起钹以度门之高下。及来湖南，士庶颇有识之者。

高从诲母梦

高从诲，季兴之庶子而处长，为性宽厚，虽士大夫不如也。天成中，季兴叛，从诲力谏之，不从。及季兴卒，朝廷知从诲忠，使嗣，亦封南平王。初，季兴之事梁也，每行军，常以爱姬张氏自随。一旦军败，携之而窜，遇夜，误入深涧中。时张氏方妊行迟，季兴恐为所累，俟其寝酣，以剑刺岸崩，欲压杀之，然后驰去。既而岸欲崩，张氏且惊起，呼季兴曰：“妾适梦大山崩而压妾身，有神人披金甲执戈以手托之，遂免。”季兴闻之，谓必生贵子，遂挈之行，后生从诲。

慕容彦超擒盗

慕容彦超素有钩距。兖州有盗者，诈为大官从人，跨驴于衢中，市罗十余疋，价值既定，引物主诣一宅门，以驴付之，曰：“此本宅使，汝且在此，吾为汝上白于主以请直。”物主许之。既而声迹悄然，物主怒其不出，叩门呼之，则空宅也，于是连叫“贼”。巡司至，疑其诈，兼以驴收之诣府。彦超悯之，且曰：“勿忧，吾为汝擒此贼。”乃留物主府中，复戒厩卒高系其驴，通宵不与水草，然后密召亲信者，牵于通衢中放之，且曰：“此盗者之驴耳，自昨日不与水草，其饥渴甚矣，放之必奔归家，但可蹑踪而观之，盗无不获也。”亲信者如其言，随之，其驴果入一小巷，转数曲，忽有几戏于门侧，视其驴，连呼曰：“驴归，驴归。”盗者闻之，欣然出视，遂擒之。

安审琦恶释氏

安审琦素恶释氏，凡居方镇，僧凡有过，不问轻重杀之。及镇青州也，一旦方大宴，忽有紫衣僧持锡直上厅事。审琦赫怒连叱，是僧安然不顾，纵步而踵内室，至中门，审琦仗剑逐之，将及而灭，但闻锡杖声铿然，入在卧所。审琦惊惧之际，有小苍头报曰：“国夫人生子矣。”得非紫衣锡杖者乎？因命之曰“僧哥”，即安守忠也，自是审琦稍稍信重。

梁震裨赞

梁震，蜀郡人。有才略，登第后寓江陵，高季兴素闻其名，欲任为判官。震耻之，然难于拒，恐祸及，因谓季兴曰：“本山野鄙夫也，非有意于爵禄，若公不以孤陋，令陪军中末议，但白衣从事可矣。”季兴奇而许之，自是震出入门下，称前进士而已。同光中，庄宗得天下，季兴惧而入觐，时幕客皆赞成，震独以为不可，谓季兴曰：“大王本梁朝，与今上世称讎敌，血战二十年，卒为今上所灭，神器大宝虽归其手，恐余怒未息，观其旧将，得无加害之心？宜深虑焉。”季兴不从。及至，庄宗果欲留之，枢密郭崇韬切谏，以为不可：“天下既定，四方诸侯虽相继称庆，然不过子弟与将吏耳。惟季兴而躬自入觐，可谓尊奖王室者也。礼待不闻加等，反欲留繫之，何以来远臣？恐此一行，则天下解体矣。”庄宗遂令季兴归。行已浹旬，庄宗易虑，遽以诏命襄州节度刘训伺便囚之。时季兴至襄州，就馆而心动，谓吏曰：“吾方寸扰乱，得非朝廷使人迫而杀吾耶！梁先辈之言中矣，与其住而生，不若去而死。”遂弃辎重，与部曲趫健者数百人南走。至凤林关，已昏黑，于是斩关而去。既而是夜三更，向之急递，果至襄州。刘训料其去远不可追而止。自是季兴怨愤，以兵袭取复州之监利、玉沙二县，命震草奏，请以江为界。震又曰：“不可。若然则师必至矣，非大王之利也。”季兴怒，卒使为之。既而奏发，未几，朝廷遣夏鲁奇、房知温等领兵来伐。季兴登城望之，见其兵少，喜，欲开城出战。震复谏曰：“大王何不思之甚耶！且朝廷礼乐征伐之所自出，兵虽少而势甚大，加以四方诸侯各以相吞噬为志，但恨未得其便耳。若大王不幸，或得一战胜，则朝廷征兵于四方，其谁不欲仗顺而起，以取大王之土地耶！如此则社稷休矣。为大王计者，莫若致书于主帅，且以牛酒为献，然后上表自劾，如此则庶几可保矣。不然，则非仆之所知也。”季兴从之，果班师。震之裨赞，皆此类也。

洎季兴卒，子从诲继立。震以从诲生于富贵，恐相知不深，遂辞居于龙山别业，自号“处士”。从诲见召，皆跨黄牛直抵厅事前下，呼从诲不以官阀，但郎君而已。末年尤好篇咏，与僧齐己友善，贻之诗曰：“陈琳笔砚甘前席，角里姻霞忆共眠。”盖以写其高尚之趣也。

赵惟则廉介

赵惟则，官至正郎，以廉介自处。干佑中，于京师赁一故宅。居岁余，有叟叩门，见之。自言尝为此宅阍吏，契丹犯阙时，故主与之深夜掘地，藏金银几瓮。兵火之后，故主去世，人未有知者。今识其处，公取之，以少许见赐，用救朝夕。惟则初闻愕然，欲诟责是叟，久之，佯喜曰：“甚善，甚善。宝物岂可容易而得，汝慎勿言，俟吾择一吉日，召汝取之可也。”叟以为然。既出，惟则谓家人曰：“平生不以货财自污，今日一旦为是褻渎，辱莫甚焉。此

宅不可复居。”翌日，遂迁去。

廖氏世胄

廖氏，虔州赣县人。有子三人，伯曰图，仲曰偃，季曰凝。图、凝皆有诗名，偃骁勇绝伦，由是豪横，遂为乡里所惮。江南命功臣锺章为虔州刺史，深嫉之，于是图与凝等议曰：“观章所为，但欲灭吾族耳，若恋土不去，祸且及矣。”于是领其族暨所部等三千余人，具铠仗号令而后行，章不敢逐，遂奔湖南。时武穆王在位，见其众盛，恐难制，欲尽诛之。或谓之曰：“大王姓马，而廖来归。廖者料也，马得料其势必肥，实国家大兴之兆，其可杀之乎！”武穆喜，遂善待。仍制下以凝为永州刺史，图为行军司马，偃以天策府列校，仍赐庄宅于衡山，自称逸人。

偃能于马上挺身而立，取湿衣振奋而服之，以示轻捷。荆南高季兴次子，忘其名，管亲军云猛都，谓之“云猛郎君”。闻偃名，因两境交兵，请与偃斗，偃欣然而往。云猛能用枪，见偃瘦小，心轻之，驰骑而刺偃，垂及之，偃佯落马，云猛势未及止，偃自后奋戈，一击堕地，因生擒之，自是其名愈振。故武穆王终世不为邻境所轻者，偃之力焉。至其子希范嗣位，九溪蛮叛，命偃率兵讨之，为流矢所伤，死于蛮中。凶讣至，希范使人报其母张氏，张氏不哭，谓其使曰：“为妾谢大王，举家三百余口，受王分食解衣之赐，虽尽死未足以上报，况一子乎！望大王勿以为念。”希范闻而叹曰：“廖氏有此母，欲不兴，其可得乎！”于是厚加存恤，仍遣使召凝，任为从事。至希范薨，国乱，为江南所灭，遂迁金陵，唐主授以水部员外郎，为洪州建昌县令。未几，又迁江州团练使。

凝为人不羁，好诙谐，尝览裴说《经杜工部墓》诗曰：“拟凿孤坟破，重教大雅生。”因曰：“如此，裴说乃劫坟贼耳！”闻者大笑。及在江州，盛暑，尝患体燥，乃以一大桶盛冷水，坐于其间，或至终日，虽宾友谒见，出露其首，与之谈笑，其简率如此。先是，凝尝梦人以印授之，拜捧之际，其印缺其一角，凝不能测。及授江州之命，始悟曰：“印缺一角，盖偏裨之象也。团练副使，不亦宜乎！”时人异之。

李皋草谢马表

李皋与弟节，俱在湖南幕下，节亦有文学。同光初，马氏武穆王授江南诸道都统，诏赐战马数百匹，皋为谢表，百余字后，思意艰涩。时节在侧，皋顾谓之曰：“尝闻马有旋风之队，如何得一事为对？”节曰：“马既有旋风队，军亦有偃月营，何患耶？”皋欣然下笔云：“寻当偃月之营，摆作旋风之队。”表遂成，论者以此对最为亲切。

沈彬石椁

沈彬，宜春人。能为歌，诗格高逸，应进士不第，遂游长沙。会武穆方霸，彬献《颂德诗》云：“金翅动身摩日月，银河转浪洗乾坤。”武穆览而壮之，欲辟之在幕府，以其有足疾，遂止。彬由是往来衡、湘间，自称进士。边镐之下湖南也，后主闻其名，召归金陵，令为县宰，彬辞不就，遂授金部郎中。致仕，年八十九。初，彬既致仕，营别业于钟山，庭有古柏，可百余尺，一旦为迅雷所击，仆于地，自成四片。彬视之欣然，谓子庭瑞曰：“此天所以赐吾也，汝宜成之。”庭瑞曰：“雷击之木，恐非祥，不宜为棺。”彬怒曰：“吾命汝，安得违之耶！”庭瑞惧，遂如教，卒竟用此棺。及葬，掘地未及丈余，又得石椁，上有篆文四字云：“沈彬之椁。”其制度大小，与棺正相称，遂葬之，时人异焉。

李中令好戏

李曦，岐王之子，昆仲间第六，官至中书令，世谓之“六令公”。情性好戏，为凤翔节度，因生辰，邻道持贺礼使毕至。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妇人，秦凤使矬陋且多髯，二人坐又相接，而魏使在下。曦因曰：“二使车一妍一丑，何不相嘲，以为乐事。”魏博使恃少俊，先起曰：“今日不幸，与水草大王接席。”秦凤使徐起，应曰：“水草大王不敢承命，然吾子容貌如此，又坐次相接，得非水草大王夫人耶？”在坐皆笑。

李知损轻薄

李知损，官至谏议大夫，好轻薄，时人谓之“李罗隐”。至于亲友间往还简牍，往往引里巷常谈，为之偶对。常有朝士奉使回，以土物为赠，其意犹望却回。知损觉之，且贻书谢之曰：“在小子一时间却拟送去，恐大官两罗里更不将来。”干佑中，奉使郑州，时宋彦筠为节度。彦筠小字忙儿，因宴会，彦筠酒酣，辄问曰：“众人何为号足为罗隐？”对曰：“下官平素好为诗，其格致大抵如罗隐，故人为号。”彦筠曰：“不然，盖谓足下轻薄如罗隐耳。”知损大怒，厉声曰：“只如令公，人皆谓之宋忙儿，未必便能放牛。”满座皆笑。

王仁裕贼头

王尚书仁裕，干佑初，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，乃自为诗云：“二百一十四门生，春风初动毛羽轻。掷金换却天边桂，凿壁偷将榜上名。”陶谷为尚书，素好诙谐，见诗佯声曰：“大奇，大奇，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贼头也。”闻者皆大笑。

冯玉为马承翰所议

冯玉尝为枢密使，有朝使马承翰素有口辩，一旦持刺来谒玉，玉览刺辄戏曰：“马既有汗，宜卸下鞍。”承翰应声曰：“明公姓冯，可谓死囚逢狱。

”玉自以言失，遽延而谢之。

裴长官捕蝗对

干佑中，有裴长官为新郑县令。时蝗虫为灾，新郑尤甚。本州岛有令，使令躬行率村农掩扑，无令散入别县。居无何，蝗虫飞散，触处皆是。州牧怒，下符劾之。长官素滑稽，其对状曰：“伏以前件蝗虫，背上有翅，肚底无粮，来时而不自招呼，去日而固难留止。”闻者皆笑。

五代史补卷五

周二十三条

高祖征异

高祖之为枢密使也，每出入，常恍然睹人前导，状若台省人吏，其服色一绯一绿，高祖以为不祥，深忧之。及河中、凤翔、永兴等处反，诏命高祖征之，一举而三镇瓦解。自是权倾天下，论者以为功高不赏，郭氏其危乎！高祖闻而恐惧。居无何，忽睹前导者服色，绯者改紫，绿者改绯，高祖心始安，曰：“彼二人者，但见其升，不见其降，吉兆也。”未几，遂为三军所推戴。

高祖征李守贞

高祖征李守贞，军次河上，高祖虑其争济，临岸而谕之。未及坐，忽有羣鸦噪于上，高祖退十余步，引弓将射之。矢未及发而岸崩，其衅烈之势，在高祖足下。高祖弃弓，顾羣鸦而笑曰：“得非天使汝惊动吾耶？如此则李守贞不足破矣。”于是三军欣然，各怀斗志矣。

高祖以讖杀赵童子

高祖之入京师也，三军纷扰，杀人争物者不可胜数。时有赵童子者，知书善射，至防御使，睹其纷扰，窃愤之，乃大呼于众中曰：“枢密太尉，志在除君侧以安国，所谓兵以义举；鼠辈敢尔，乃贼也，岂太尉意耶！”于是持弓矢，于所居巷口据床坐，凡军人之来侵犯者，皆杀之，由是居人赖以保全仅数千家。其间亦有致金帛于门下，用为报答，已堆集如丘陵焉。童子见而笑曰：“吾岂求利者耶！”于是尽归其主。高祖闻而异之，阴谓世宗曰：“吾闻人间讖云，赵氏合当为天子。观此人才略度量，近之矣，不早除去，吾与汝其可保乎！”使人诬告，收付御史府，劾而诛之。洎高祖厌世未十年，而皇宋有天下，赵氏之讖，乃应于斯，知王者不死，信矣哉！

高祖围兖州梦文宣王

高祖登极，改干佑为广顺。是年，兖州慕容彦超反，高祖亲征。城将破，忽夜梦一人，状貌甚伟异，被王者之服，谓高祖曰：“陛下明日当得城。”及觉，天犹未晓。高祖私谓征兆如此，可不预备乎？于是躬督将士，戮力急攻，至午而城陷。车驾将入，有司请由生方鸣鞘而进，遂取别巷转数曲，见一

处门墙甚高大，问之，云夫子庙。高祖意豁然，谓近臣曰：“寡人所梦，得非夫子乎？不然，何取路于此也。”因下马观之，方升堂，睹其圣像，一如梦中所见者，于是大喜，叩首再拜。近臣或谏，以为天子不合拜异世陪臣。高祖曰：“夫子圣人也，百王取则，而又梦告寡人，得非夫子幽赞所及耶？安得不拜！”仍以庙侧数十家为洒扫户，命孔氏袭文宣王者长为本县令。

慕容彦超铁胎银

慕容彦超之被围也，乘城而望，见高祖亲临矢石，其势不可当，退而忧之，因勉其麾下曰：“汝等宜为吾尽命，吾库中金银如山积，若全此城，吾尽以为赐，汝等勿患富贵。”顷之，有卒私言曰：“我知侍中银皆铁胎，得之何用？”于是诸军闻之，稍稍解体，未几城陷。及高祖之入也，有司阅其库藏，其间银铁胎者果十有七八。初，彦超尝令入开质库，有以铁胎银质钱者，经年后，库吏始觉，遂言之于彦超。初甚怒，顷之谓吏曰：“此易致耳，汝宜伪{左窠右小}库墙，凡金银器用暨缣帛等，速皆藏匿，仍乱撤其余，以为贼践，然后申明，吾当擒此辈矣。”库吏如其教。于是彦超下令曰：“吾为使长典百姓，而又不谨，遭贼{左窠右小}去，其过深矣。今恐百姓疑彦超隐其物，宜令三日内各投状，明言质物色，自当倍偿之，不尔者有过。”百姓以为然，于是投状相继。翌日，铁胎银主果出，于是擒之，置之深屋中，使教部曲辈昼夜造，用广府库，此银是也。

世宗问卜

世宗在民间，尝与邺中大商颡跌氏，忘其名，往江陵贩卖茶货。至江陵，见有卜者王处士，其术如神，世宗与颡跌氏同往问焉。方布卦，忽有一蓍跃出，卓然而立，卜者大惊曰：“吾家筮法十余世矣，常记曾祖以来遗言，凡卜筮而蓍自跃而出者，其人贵不可言，况又卓立不倒，得非为天下之主乎！”遽起再拜。世宗虽佯为诘责，而私心甚喜。于逆旅中夜置酒，与颡跌氏半酣，戏曰：“王处士以我当为天子，若一旦到此，足下要何官，请言之。”颡跌氏曰：“某三十年作估来，未有不由京洛者，每见税官坐而获利，一日所入，可以敌商贾数月，私心羨之。若大官为天子，某愿得京洛税院，足矣。”世宗笑曰：“何望之卑耶！”及承郭氏之后践祚，颡跌犹在，召见，竟如初言与之。

世宗诛高平败将

世宗之征河东也，驻蹕于高平，刘崇兼契丹之众来迎战。时帅多持两端，而王师不利，亲军帅樊爱能等各退衄。世宗赫怒，跃马入阵，引五十人直冲崇之牙帐。崇方张乐饮酒，以示闲暇，及其奄至，莫不惊骇失次。世宗因以奋击，遂败之，追奔于城下。凯旋，驻蹕潞州，且欲出其不意以诛退衄者，乃置酒高会，指樊爱能等数人，责之曰：“汝辈皆累朝宿将，非不能用兵者也，然

退衄者，诚欲将寡人作物货卖与刘崇耳。不然，何寡人亲战而刘崇始败耶？如此，则卿等虽万死不足以谢天下，宜其曲膝引颈，以待斧诛。”言讫，命行刑壮士擒出皆斩之。于是立功之士以次行赏，自行伍拔于军厢者甚众。其恩威并着，皆此类也。

初，刘崇求援于契丹，得骑数千，及睹世宗兵少，悔之曰：“吾观周师易与耳，契丹之众宜勿用，但以本军攻战，自当万全。如此则不惟破敌，亦足使契丹见而心服，一举而有两利，兵之机也。”诸将以为然，乃使人谓契丹主将曰：“柴氏与吾，主客之势，不烦足下余刃，敢请勒兵登高观之可也。”契丹不知其谋，从之。洎世宗之阵也，三军皆贾勇争进，无不一当百，契丹望而畏之，故不救而崇败。

论者曰：世宗患诸将之难制也久矣，思欲诛之，未有其衅，高平之役，可谓天假，故其斩决而无贷焉。自是姑息之政不行，朝廷始尊大，自非英主，其孰能如此哉！

世宗面谕江南使

世宗既下江北，驻蹕于建安，以书召伪主。伪主惶恐，命锺谟、李德明为使，以见世宗。德明素有词辩，以利害说世宗使罢兵。世宗具知之，乃盛陈兵师，排旗帜戈戟，为鹿项道以凑御，然后引德明等入见。世宗谓之曰：“汝江南自以为唐之后，衣冠礼乐世无比，何故与寡人隔一带水，更不发一使奉书相问，惟泛海以通契丹，舍华事夷，礼将安在？今又闻汝以词说寡人罗兵，是将寡人比六国时一羣痴汉，何不知人之甚也！汝慎勿言，当速归报汝主，令径来跪寡人两拜，则无事矣。不然，则寡人须看金陵城，借府库以犒军，汝等得无悔乎！”于是德明等战惧，不能措一辞，即日告归。及见伪主，具陈世宗英烈之状，恐非四方所能敌。伪主计无所出，遂上表服罪，且乞保江南之地，以奉宗庙，修职贡，其词甚哀。世宗许之，因曰：“叛则征，服则怀，寡人之心也。”于是遣使者赍书安之，然后凯还。论者以世宗加兵于江南，不独临之以威，抑亦谕之以礼，可谓得大君之体矣。

世宗诏陈抟

陈抟，陕西人。能为诗，数举不第，慨然有尘外之趣，隐居华山，自是其名大振。世宗之在位也，以四方未服，思欲牢笼英杰，且以抟曾践场屋，不得志而隐，必有奇才远略，于是召到阙下，拜左拾遗。抟不就，坚乞归山，世宗许之。未几，赐之书：“敕陈抟：朕以汝高谢人寰，栖心物外，养太浩自然之气，应少微处士之星，既不屈于王侯，遂隐居于岩壑，乐我中和之化，庆乎下武之期。而能远涉山涂，暂来城阙，浹旬延遇，弘益居多，白云暂驻于帝乡，好爵难縻于达士。昔唐尧之至圣，有巢、许为外臣，朕虽寡薄，庶遵前鉴

，恐山中所阙，已令华州刺史每事供须。乍反故山，履兹春序，缅怀高尚，当适所宜，故兹抚问，想宜知悉。”即陶谷之词也。初，抁之被召，尝为诗一章云：“草泽吾皇诏，图南抁姓陈。三峰十年客，四海一闲人。世态从来薄，诗情自得真。超然居物外，何必使为臣。”好事者欣然谓之答诏诗。

世宗问相于张昭远

世宗以张昭远好古直，甚重之，因问曰：“朕欲一贤相，卿试为言朝廷谁可？”昭远对曰：“以臣所见，莫若李涛。”世宗常薄涛之为人，闻昭远之举，甚惊，曰：“李涛本非重厚，朕以为无大臣礼，卿首举此，何也？”昭远曰：“陛下所闻止名行，曾不问才略如何耳。且涛事晋高祖，曾上疏论邠州节度使张彦泽蓄无君心，宜早图之，不然则为国患。晋祖不纳，其后契丹南侵，彦泽果有中渡之变，晋社殄焉。先帝潜龙时，亦上疏请解其兵权，以备非常之变，少主不纳，未几先帝遂有天下。以国家安危未兆间，涛已先见，非贤而何？臣所以首举之者，正为此也。”世宗曰：“今卿言甚公，然此人终不可于中书安置。”居无何，涛亦卒。

涛为人不拘礼法，与弟澣虽甚雍睦，然聚话之际，不典之言，往往间作。澣娶礼部尚书窦宁固之女，年甲稍高，成婚之夕，窦氏出参，涛辄望尘下拜。澣惊曰：“大哥风狂耶！新妇参阿伯，岂有答拜仪。”涛应曰：“我不风，只将谓是亲家母。”澣且惭且怒。既坐，窦氏复拜，涛又叉手当胸，作歇后语曰：“惭无窦建，缪作梁山，喏喏喏！”时闻者莫不绝倒。凡涛于闺门之内，不存礼法也如此。故世宗以为无大臣体，不复任用，宜哉！

世宗问王朴运祚

世宗志在四方，常恐运祚速而功业不就，以王朴精究术数，一旦从容问之曰：“朕当得几年？”对曰：“陛下用心以苍生为念，天高听卑，自当蒙福。臣固陋，辄以所学推之，三十年后非所知也。”世宗喜曰：“若如卿言，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，十年养百姓，十年致太平，足矣。”其后自瓦桥关回戈，未到关而晏驾，计在位止及五年余六个月。五六乃三十之数，盖朴婉而言之。

世宗上病龙台

世宗末年，大举以取幽州。契丹闻其亲征，君臣恐惧，沿边城垒皆望风而下，凡蕃部之在幽州者，亦连宵遁去。车驾至瓦桥关，探逻是实，甚喜，以为大勋必集，登高阜，因以观六师。顷之，有父老百余辈，持牛酒以献，世宗问曰：“此地何名？”对曰：“历世相传，谓之病龙台。”默然，遽上马驰去。是夜，圣体不豫，翌日病亟，有诏回戈，未到关而晏驾。

先是，世宗之在民间已，常梦神人以大伞见遗，色如郁金，加《道经》一

卷，其后遂有天下。及瓦桥不豫之际，复梦向之神人，来索伞与经。梦中还之而惊起，谓近侍曰：“吾梦不祥，岂非天命将去耶！”遂召大臣，戒以后事。初，幽州闻车驾将至，父老或有窃议曰：“此不足忧，且天子姓柴，幽州为燕地，燕者也，烟火之谓也。此柴入火不利之兆，安得成功？”卒如其言。

符皇后志操

世宗皇后符氏，即魏王彦卿之女。时有相士，视之大惊，密告魏王曰：“此女贵不可言。”李守贞素有异志，因与子崇训娶之，礼毕，守贞甚有喜色。其后据河中叛，高祖为枢密使，受命出征。后知高祖与其父有旧，城破之际，据堂门而坐，叱诸军曰：“我符魏王女也。魏王与枢密太尉，弟兄之不若，汝等慎勿无礼。”于是诸军耸然引退。顷之，高祖至，喜曰：“此女于白刃纷拏之际保全，可谓非常人也。”乃归之魏王。至世宗即位，纳为皇后。既免河中之难，其母欲使出家，资其福寿，后不悦曰：“死生有命，谁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！”母度不可逼，遂止。世宗素以后贤，又闻命不以出家为念，愈贤之，所以为天下母也。

郭忠恕责冯道

郭忠恕，七岁童子及第，富有文学，尤工篆隶。尝有人于龙山得鸟迹篆，忠恕一见，辄诵如宿习。干佑中，湘阴公镇徐州，辟为推官。周祖之入京师也，少主崩于北岗，周主命宰相冯道迎湘阴公，将立之，至宋州，高祖已为三军推戴。忠恕知事变，乃正色责道曰：“令公累朝大臣，诚信着于天下，四方谈士，无贤不肖，皆以为长者。今一旦返作脱空汉，前功业并弃，令公之心安乎？”道无言对。忠恕因劝湘阴公杀道以奔河东，公犹豫未决，遂及于祸。忠恕窜迹久之，晚年尤好轻忽，卒以此败，坐除名配流焉。

举子与冯道同名

冯瀛王道之在中书也，有举子李导投贖所业，冯相见之，戏谓曰：“老夫名道，其来久矣，加以累居相府，秀才不可谓不知，然亦名导，于礼可乎？”李抗声对曰：“相公是无寸底道字，小子是有寸底导字，何谓不可也？”公笑曰：“老夫不惟名无寸，诸事亦无寸，吾子可谓知人矣。”了无怒色。

李谷修陈州夫子庙

李相谷尝为陈州防御使，三日谒夫子庙，但见破屋数间，中有一像巍然而已，谷叹息久之。俄而伶人中有李花开，趋进而前，献口号云：“破落三间屋，萧条一旅人。不知负何事，生死厄于陈。”谷惊，以谓伶人之词趋向有如此者，遽出俸以修之。

江为临刑赋诗

江为，建州人。工于诗。干佑中，福州王氏国乱，有故人任福州官属，恐祸及，一旦亡去，将奔江南，乃间道谒为。经数日，为且与草投江南表。其人未出境，遭边吏所擒，仍于囊中得所撰表章，于是收为与奔者，俱械而送。为临刑，词色不挠，且曰：“嵇康之将死也，顾日影而弹琴，吾今琴则不暇弹，赋一篇可矣。”乃索笔为诗曰：“衙鼓侵人急，西倾日欲斜。黄泉无旅店，今夜宿谁家？”闻者莫不伤之。

张昭远疑《太玄经》

张昭远特好学，积书数万卷，以楼载之，时谓之“书楼张公家”。尝谓所亲：“《太玄经》见黄钟不在戊巳之位，使律本从何而生乎？杨子云本通历象，尝着是书，严君平为之下星纬行度，凡二十八宿，于参、觜、牛颇差其次，未知君平之学止于是耶？后人传之误也，未可知己。”其探讨如此。

冯吉好琵琶

冯吉，瀛王道之子。能弹琵琶，以皮为弦，世宗尝令弹于御前，深欣善之，因号其琵琶曰“绕殿雷”也。道以其惰业，每加谴责，而吉攻之愈精。道益怒，凡与客饮，必使庭立而弹之，曲罢或赐以束帛，命背负之，然后致谢。道自以为戒勗极矣，吉未能悛改，既而益自若。道度无可奈何，叹曰：“百工之司艺而身贱，理使然也。此子不过太常少卿耳。”其后果终于此。

韩熙载帷薄不修

韩熙载仕江南，官至诸行侍郎。晚年不羁，女仆百人，每延请宾客，而先令女仆与之相见，或调戏，或殴击，或加以争夺靴笏，无不曲尽，然后熙载始缓步而出，习以为常。复有医人及烧炼僧数辈，每来无不升堂入室，与女仆等杂处。伪主知之，虽怒，以其大臣，不欲直指其过，因命待诏画为图以赐之，使其自愧，而熙载视之安然。

何承裕诙谐

何承裕，韶州曲江人。父泽，尝为岭南刘隐从事。承裕有逸才，为小词尤工，倡楼酒肆，往往流布。与翰林陶谷素不叶。世宗之征河东也，书诏填委，陶独当之。时何以通籍亦预扈从之数，世宗欲擢用，问陶曰：“何承裕可以知制诰否？”奏曰：“承裕好俳，发挥润色，恐非所长。”世宗遂已。何知之，及陶之判铨，一旦方偃息，何自外抗声唱挽歌而入，陶甚惊骇。承裕曰：“尚书岂长生不死者耶？幸甚无恙，闻其一两曲，又何妨？”陶无以抗。及知商州，有举人投卷，初甚欣慰，及览其诗，有“日暮猿啼旅思凄”之句，遽曰：“足下此句甚佳，但上句对属未切，奉为改之，何不云‘晓来犬吠张三妇，日暮猿啼旅思凄’？”举人大惭而去。其放荡不羁，动以滑稽为务也如此。

僧赋牡丹诗

僧谦光，金陵人也。素有才辨，江南国主以国师礼之。然无羈检，饮酒如常，国主无以禁制，而又于诸肉中尤嗜鹅、鳖。国主常以从容语及释氏果报，且问曰：“吾师莫有志愿否？寡人固欲闻之。”谦光对曰：“老僧无他愿，但得鹅生四只腿，鳖长两重裙，足矣。”国主大笑。显德中，政乱，国主犹晏然不以介意。一旦，因赏花命谦光赋诗，因为所讽，诗云：“拥衲对芳丛，由来事不同。鬓从今日白，花似去年红。艳冶随朝露，馨香逐晓风。何须对零落，然后始知空。”

契盈属对

僧契盈，闽中人。通内外学，性尤敏速。广顺初，游戏钱塘，一旦，陪吴越王游碧波亭，时潮水初满，舟楫辐辏，望之不见其首尾。王喜曰：“吴越地去京师三千余里，而谁知一水之利，有如此耶！”契盈对曰：“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，十二时中两度潮。”时人谓之佳对。时江南未通，两浙贡赋自海路而至青州，故云三千里也。